

後村居士集

十

書

與鄭丞相

邇者朝廷大黜陟大廢置莫不犁然當於羣心凡前日
臺閣名流犯嚴觸諱力爭而不能回山林孤士隱憂太
息長往而不欲返者吾相得政以來事事罷行人人收
拾昔有所謂快活朝報於今見之天下幸甚抑草茅諸
生猶願有獻焉留一鄧溫伯李邦直於內卒能爲諸賢
之業改一役法匆匆猶使小人得以藉口我公規模全
似元祐自此堅凝初志開拓遠圖純用君子毋使一檢
人得廁其間力行好事毋使一事一物之偶失其理則
我公相業煌煌赫赫與溫公相望於國史矣某自幼因
已服膺道德文章之望二弟希道克遜隸業持志又獲
親炙書冊琴瑟之前憶昨試邑建陽適爲要路所嫉組
織言語橫肆中傷幾逮對御史府矣時大丞相方在瑣
闥深惟國體力解當權謂文字不可罪人謂明時不可
殺士某之所以獲全要領我公之賜也茲聆廷告輒綴
僊語且勒惡札以贄今者秉鈞當軸之慶以叙向來生
死肉骨之謝筆硯荒廢文義鄙淺皇恐死罪
某茲以吉倅闕期迫近挈累之官行至福州承興化軍

逝至省劄某叨被恩旨令赴都堂審察驟聞成命深傷
危衷仰惟某官夙從登拜宰衡以來尤以明揚士類爲
急璧帛首延於故老弓旌歷聘於遺賢莫非采當世之
公評極一時之妙選如其門蔭入仕人物冗瑣州縣奔
走無一豪可取之長里巷浮沉無久幽不改之操頃遭
讒甚愈自退藏常恐終老山林不覩天日敢謂江湖留
落之迹亦在廟堂記憶之中自非某官開誠布公哀窮
悼屈出之于溝壑抗之于雲霄則某何以有此前乎此
未知仕進之榮當泰道亨通之時獲預拔茅連茹之數
然後知其榮焉少之時未知遇合之難及晚涂齟齬之
餘忽有築臺帝駿之遇然後知其難焉此某所以捧拜
公朝之誤渥尋繹吾相之大恩不自知其肺肝之激烈
涕泗之橫流也

某骨相多屯謗傷易得頃罹語旣愈自退藏忽逢真宰
之登庸自拊微生而忻幸庶可仰竊覆壽俯謀稻粱敢
謂某官力援孤蹤過采虛輿疇昔旣挈出於內溝之內
今茲又招延於開閣之初未上謁於翹材已挂名於除
目朝野之論皆以爲我公當軸序進百官動守尺度稱
量羣才不差銖寸獨於某超院轄而爲職事官躡守貳
而爲議幕不計資級寢階顯榮奉慈母之安輿食元僚

之厚祿化飢寒爲溫飽技冗賤而高華伏惟某官此恩此德至深至重雖無奇節可效報於衆中獨有孤忠願終身於門下

某昨蒙大造陶鎔俾以朝銜就兼議幕將母携孥竊稍累月全家溫飽無非吾相之賜一飲一啄不敢忘恩惟是帥聞召除遂無依托去則有畔官離次之懼留則有寡廉鮮恥之嫌又况庭闈每懷鄉井惟有歸投吾相改界祠官已蒙本司備申更望鈞慈矜允俾得暫休故里稍讀舊書不惟便慈母之旨甘亦可全孤生之去就

某伏準省劄令某日下前來供職驟聞朝命跼蹐靡寧伏念某孤外小官庸常下品久矣山林之屏伏偶然廊廟之記憐將母携孥全家就祿方愜便安之私計敢萌僥覲之躁心第以帥旣改移身無依托去未容於潔已留頗覺於厚顏遂投化鈞力丐祠廩豈謂書猶在道命已臨門技之泥塗之中抗之霄漢之上靡勞連帥之建請不待孤生之歸依特加招徠倍費陶鑄某遭逢盛際自當亟赴於弓旌感激異知尤欲進瞻於衮舄屬以親年篤老畏暑戀鄉某與長舍弟克遜旣俱蒙吾相褒擢膝下不可無人小舍弟克剛僥倖今歲班改已注沙縣旦夕可歸歸則某可以奔走就職矣

某自辛丑秋出嶺再叨召除再被論列權髮數罪嗟屬
省愆明知實之哉走介上我公壽某終不能肯尺牋效
寸芹豈心力不如實之哉癸卯仲冬實之僕歸返辱大
丞相先生親灑翰墨拊存危蹤嘉獎微尚父於愛子師
於高弟殆不能過某平時於敵已以下書疏登時酬答
而况於拜大丞相先生之賜乎其所以遲回瑟縮至今
良以無狀蹤迹尤能累人而衮鄉又廢置黜陟之所從
出凡人之身豈能無過苟欲加罪何患無詞而某每遭
煩噴必有數語波及恩地覺得謗石介者意不在石而
在富攻蘇舜欽者意不在蘇而在杜此某所以居常恐
懼惕息而不敢安者非惜身也慮為我公之累未已也
以此四年之內姓名不至鈞門然兩得祠因謝時相父
子書明言某申公客也不可畔去又與其門下賓客之
尤親密者書云某除擢皆出申公實事不可諱又每語
子弟曰我廢棄於時矣汝曹世世不可忘申公亦每每
發之詩文循跡觀之書問踈於實之而心懷朝宗則有
甚焉近鄭幹德言歸居相鄰日相過能言大丞相先生
心甚安體甚康趣味益深願力益弘自恨肉身不羽安
得撰杖履挾書冊侍洛下深衣之側從鍾山蹇驢之後
乎因與德言共說大丞相先生退處十年非惟國人父

鬱周公居東之望聖上亦有甘盤遊野之歎今茲春漸
赫然時事一新我公舊學也名宰也雖欲挹浮丘而從
赤松得乎旦夕必出而圖吾君矣

某敬惟某官有大勲勞於王家發大願力拯斯世嘉定
初潛之策不減魏公端平一變之功何慙涑水鴻業既
定成功弗居不待誦魏處士赤松之詩已先動裴晉公
綠野之興惟一念隱憂於宗社盍重來整頓於乾坤凡
朝夕輔台納誨之言皆疇昔尊主庇民之學少留勸誦
有光紹興趙忠簡之前聞遂拜辨章將舉元祐文潞公
之故事世方有望公亦何心某一生齟齬歲晚尤甚頃

由嶺嶠脫輓言歸囚山避謗加以親年高官情薄自分
此生不復出鹿門過虎溪矣豈料殘年復見天日壁帛
弓旌旁午四出某庸瑣何物亦蒙記憶起廢察州向非
我公造膝開陳極力薦進則空谷纍臣何以臻茲然而
心慮困衡精銳銷慳小何以發擿姦伏大何以廉立懦
頑庶幾藉手以見前修聞人之萬一乎

某敬惟某官格天之業浴日之功兒童走卒所能稱誦
某獨以爲涑水公用元祐止九月我公用端平僅年餘
然熙豐以後無元祐寶紹以後無端平則國之爲國未
可知也去之十年然後士大夫有知公未深之恨明天

子有用公未盡之愧安車強起溫詔若留冠袂孤卿擁旄鄉國備物典冊焜燿一時至於賜第京師錫帶玉府先朝惟荆公以洮河之功史相以潛邸之舊膺此異數至公則又尊寵過之然公之心以世運否泰爲己憂樂世之論乃以外物去來爲公忻戚均爲未知公者何當解葱珩脫孟勞超然物外使其輩得以追攀於半山蹇驢之後哉某承乏將指忽十閱月望雲念母笈天之骸尚闕俞音反叨誤渥自量忝竊方此控辭昔出翹材今垂暮齒獨有晚節尤當愛惜蓋嘗祈哀諸公冀爲解却鞍馱放逐水草而悠悠不報今天下惟公緇衣之好緇袍之念終始不衰一聞某此語必爲惻然動心也

某歷觀先正諸公相業雖異要必君臣如魚水之契同列如鼎餗之和然後能相與以有成富公有人望一夏竦基之於內遂至終身懲創金陵有主眷一惠卿撼之於下雖再至汜不能久惟某官則不然端平一變追配元祐社稷長久終必賴之不容而去袖手十年靈光歸然天意所屬聖上有知公未盡之愧天下有用公未盡之恨一旦金滕啓白麻出壞局振膠絃調同堂合席者有下殿不失和氣之美分陝授鉞者無繞床措置西事之憂至公血誠可以對越奮張天步康濟時艱雖韓范

之於先朝趙張之於南渡元勳懿德茂以加矣某負
去國狼狽以闕豈無交游散如風雨獨荷鄧廟勛舊之
老再訪江湖放逐之臣都人聚觀以爲創見自山林之
蹟遠徙軒旣之戀深今茲翹材重開多士復集而某類
先有物推之而去所謂命歟昔李少卿身在絕漠之北
聞子孟少叔斥事不覺失喜此豈有絲髮世念哉士懷
恩舊情有感觸不自知其然而然也某起卑濞据高華
如人夢游釣天忽然夢覺本無所喪奚足追恨獨是負
明主之知導師臣之薦常恐沒世莫白此心舊揆予蹙
顰辭未報吾相播物啓擬曰俞蓋深諒孺慕之情且欲

詞下五

聞譏慝之口矧霑微祿仍直小龍人知罪累之已輕自
覺身心之俱泰今而後入有辭以白其大人矣出可以
見魯衛之上沒可以從先大夫於九原矣

某自端平去國絕無再入之念去歲獲隨召節望威顏
猶震灼不自持然一對之後旬月之頃徧歷平生夢想
不到之境界躡取他人十數年躋攀不可上之官職雖
曰遭際君父然一二年間便朝迹英明揚密啓我公之
於某可謂不遺餘力矣負罪而行衆所唾棄我公獨飲
餞之又臨訪之恩意綢繆如惜其去者士懷知己中文
上心未嘗不慨泣下也願佩服承君道鄉之訓一字

不入帝城耿耿此心我公必垂察焉某自聞黃麻告廷
喜而不寐然爲宗社喜爲善類喜爲天下蒼黔喜又爲
先生憂它人當國於安閉之際先生得政於兵旱之後
某之所以憂也昔仁祖再相高公又謂歐公曰弼頃爲
人所護今必顧慮不若堅守前志竊觀近事愈加謹重
豈非有所懲創歟温公天若祚宋之語固踈然守道在
已成功則天亦名言也某昨在講筵每因燕見必進辨
姦之說言語比之他人尤爲苦切我公試質之於上必
尚記憶反受畏禍摸稜之名寃乎哉玉音鑄諭使爲平
詞某不奉詔自當誅矣安敢更播之于外進不敢枉道
退不敢潔名所以竭小臣之忠愛報明主之知遇也奏
臺真存天下後世必有知此心者前揆知某決不能出
漫畀左符方以辭免未俞爲苦一旦我公提筆俯察至
情美職真祠不禱而獲所以保全某晚節末路者至矣
盡矣自我公再持魁柄當世士大夫以至朋友親戚皆
意其死灰再然某獨謂宰相當收拾天下士豈私於門
下客乎某老矣願如种明逸歸華山揚大年歸陽翟不
願如石守道蘇子美累它杜富二公也祠請旣俞識與
不識皆曰是子知止皆曰吾相至公然則某之不出要
亦有微助於廟堂矣

某准省劄一道除某宗正少卿寵光遠逮感涕交零某竊惟當世賢上大夫不合而去者多矣或往而不復返或久而後見收獨某甫去國即除職予麾用辭麾即晉職奉祠甫食祠即起廢爲鄉中外之論皆謂某何人乃辱聖君賢相記憶如此拔擢如此猶記端平初趙履常由小蓬遷此職某視趙無能爲役而序進乃與之同可謂極書生之榮遇矣某厭退閑而喜進用特甚於它人放逐以來闕庭翹館常在夢寐自當奔走而就列豈敢裴徊而控辭實以老親今年八十八歲母子相依爲命跬步不容相舍臨漳近在五百里內尚不能往區區情實去歲兩申朝省言之悉矣謹具免牘一通專人詣光範門投獻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亟收新渥俾奉舊祠使士論皆曰先人老母有辭官養志之子亦曰安晚先生有招而不至之客某死且不朽

某四月初再具免牘未至間共領三月末鈞翰一通丁寧告戒勉之一出且知聖上曾問小臣何時可至某自幼識字即知不俟駕之義安敢稽留君命徘徊顧望况在列諸臣或以科目或以材學自致通顯惟某無科目而錫第入館無材學而侍經掌制此身秋豪以上皆君父之賜而吾相之恩也神馳魏闕夢繞翹館肉身無翼

恨不奮飛實以備親垂垂九十日昏足弱卧起痛楚須
大扶掖每朝暮上下床呻吟殆不忍聽常在膝下則喜
出稍久則尋覓一郡皆知君親一致忠孝一理設使某
知慕君而不知慕親能為臣而不能為子通國議論謹
然而起被以康章子之名是時吾君吾相雖欲保全不
可得已區區丹赤具如前申欲望鈞慈更賜敷奏先為
某摧謝聖恩次及親年大孝迎而行舍而去皆不可之
狀陛下至仁必惻然從欲矣

某七月十二日承本郡遞至尚書省劄一道奉聖旨某
除祕閣修撰福建提刑者游盼異渥采惕危衷論撰之

文四六

職素高舉刺之權尤重矧鄉部未嘗輕昇在前脩間有
此除如某昨迫親年力辭卿列但欲避康章了之謗不
知犯防風氏之誅荷君相之寬恩席牧守之遠次謝情
未登於翹館除書復下於窮閭便家庭綵戲之娛動閭
里繡行之羨九族相語一城聚觀皆云吾相之成持諸
生有甚慈親之顧復愛子丹心激烈零涕滂流某粗從
師友聞理道之言素與鄉井無親免之累萬萬不至於
等謂得意報復任情以孤使令以辱啓擬第貼職峻恐
物議未允占籍近亦令甲所禁當辭一也先朝如蔡君
魯林子方皆以忠直有節操嚴冷無面目被選某為人

欠風力臨事少斷決預有疲輒不勝任之憂嘗辭二也
既具措饋一通復齋戒熏沐勒此惡札專人捧詣政事
堂欲望鈞慈特賜處分

與喬丞相

某伏準勅劄差某主管華州雲臺觀不由祈請實出記
憐切自省循第深感懼某頃繇九品擢預俊游獎遇特
殊謗傷交至及收朝蹟尚忝州麾疚心未補於前愆擢
髮又遭於新劾蓋以書生之習氣不量事體之重輕輒
因對揚冒獻狂瞽孔門惡許以爲直漢法誅非所宜言
以至流傳尤垂恭謹各雖已往罪則如新仰荷化鈞止
收郡紱某於是銷聲息影甘爲聖世弃人矣叢祠之命
飛落九天自昔名人多有一斥而不復者如某庸瑣何
足深惜今也仆而起棄而收倍費大丞相造化如此瘞
老之母襁抱之孩歡喜相告感涕交下

與李丞相

某伏準九月七日省劄除某江西提舉巡聞誤渥戰灼
驟寧伏念某一介孤寒三年閑廢蹤跡久淪於畎畝姓
名不至於廟堂朝無更相稱譽之交身負不敢辨明之
罪居常循省盍永棄捐不自意真宰登庸羣材奮起顧
如困躓亦荷記憐擢諸祠官授以使指不由寸援盡出

至公它人放逐之而吾相招徠之它人廢綱之而吾相
拔用之仰惟某官天地父母之恩何以論報捧戴除目
感涕交流惟是江西名部監司高選恐非庸瑣可副使
令謹因省逆之回輒露控辭之請欲望鈞慈特爲敷陳
俾安愚分

粵從某官爰立以來國人之論以爲廉如公儀休公如
孔明敏如李文饒好賢樂善如崔祐甫裴相而又持之
以正鎮之以重九天下第一義皆欲舉行當世第一流
皆欲收拾雖其間或制於獨浙於滬言然海內蓋已
諒我公之心矣觀其黜陟百官進退羣材苟有可采雖
嫌且憎亦不終棄如其不然雖親且暱未嘗超用有上
書投贄守門而不省者有掃迹滅影去千萬里而見
收者某嘗妄謂它人爲身計故分門庭立黨與我公爲
天下計爲人才計故泯恩怨包同異昔在韓范用心實
然惟先生足以繼之方當內建皇極外清邊塵守國家
制度紀綱之舊延江表禮樂衣冠之脈煌煌相業與宋
匹休某罷郡未久奉祠未滿杜門訟過絕意榮望忽準
省劄除某江西提舉謬叨進擢第切兢惶伏念某以甚
庸之才負不韙之罪每與二三子者恐悻循省慮有後
禍自吾相當國然後喜而相告曰罪或者可以已乎山

間林下所望不過如此至於杖拭之甄錄之本無此念亦無此夢何者解雷霆叵測之威一難也和鼎煎難調之味一難也韓公不能援尹洙富公不能雪石介又一難也今大丞相先生之於某犯三至難着一轉語遂由祠廩徑畀使華它人欲廢錮其終身吾相獨哀憐其末路此生有限此德無窮王通有言通於夫子受恩罔極韓愈亦云死於閣下之門無悔也某於先生亦云

某昨蒙陶鑄江西廉節已兩具稟牘摧謝惟是聞命之初難以從弟希仁同在一路為疑然遠方尚未知希俊被論將謂需次故控辭申狀止言資望輕淺不敢以弟

十一

十一

元妨嫌為詞十月下旬忽得舊吏附至十月初七日省劄一道前備某自述後載改除旨揮伏念某一介孤寒旁無寸援旬月之內兩蒙某官啓擬甄錄倍費造化如此大凡自江荆入廣則為遠自閩入廣則良便蓋鈞意深念某將以恤其困窮安其杭墜雖使其自擇何以過此矧蒙威命令不得再辭今疾速之官罪廢餘生一旦進用甚超臨遣至榮跪受除書感泣不已東廣仕者多為風俗所移鮮能自素某愚無它長此行但當藥食水飲以革貪濁銖積寸累以裕財用庶幾不負公朝選使之意不累吾相知人之明抑可圖萬一分之報也

與游丞相

某伏准九月七日省劄除江西提舉驟聞誤滬戰灼糜
寧伏念某夙從罷郡還生自知罪名稍重姑以藏形匿
影爲幸都無復玷起廢之想天日在上實知此心諸公
間並不敢通書歲一再寄書於鈞門問寒暄而已敢謂
某官主盟公道軫記孤生方在從班有祠廡之授繼在
經惟有史筆之薦及居廊廟力賜陶鑄諸徒中授以
使指生成羽翼恩等所天雖甚頑真寧不銜戴惟是江
西名部監司高選恐非凡陋可副使令謹因回逆輒具
免牘欲望數陳俾安愚分某因有忱懼敢私布之某曩

上卷六

一四

因詩案不調十年晚遇端平暫出復歎以清談妨世法
猶未害也因拙宦耗生計中年始受其敝矣今冬男冠
女笄家火寔迫環堵蕭然若蒙某官造化之力辭不獲
請遂可挈家就祿陳湯逋貸尚平兒女庶乎有所指擬
矣更乞常以鄙言寘之鈞抱如做文字之類某酷所不
喜蓋素無科第只合依本分做官若位置一差犯衆怨
忌爲世僂笑是某官愛之乃所以禍之也豈若在外面
做粗官有俸祿足以仰事俯育哉

某伏蒙鈞慈寵賜古律詩一編若以爲孺子可教者某
即屏人事細讀旬日述懷八首體大而思精詞嚴而義

審成己之餘推以成物光芒燦然與朱文公感興之作
相為發明者也蓋某嘗為人子矣讀東下自訟生日感
懷之篇而後知承順之道未至嘗為人夫矣讀故事之
什而後知伉儷之誼未篤嘗為人門弟子矣讀與後溪
父子諸詩而後知師友之際有可愧者嘗為守令矣讀
臨民本經術之句而後知政事有未善者至於以自脩
為未足欲友朋之夾持以獨善為未足欲頑鄙之皆化
所謂與人為善者也分人以德者也及云去草寧容緩
滋蘭之厭多又云不然沸鼎中可復加煎烹自昔能為
此言者鮮居此位相公今居此位庶幾可以行此言矣

昔葉水心常云洛學起而文字壞此論傷於激如游揚
胡文定父子文皆極工意若水心未之覽耶向使水心
及見相公四百七十五篇必悔前論韓子謂仁義之人
其言諱如前輩亦云淵明不為詩為其曾中之妙耳某
妄謂相公句律尚可求之帝上若夫滿腔惻隱之心一
團冲和之氣學者烏能得其彷彿乎向來彼相求之先
生囊橐不輕出其賤且廢于世而先生辱教誨之既已
襲藏巾笥傳示雲京敬勒短札仰謝私淑因有無厭之
請某以序攷之此編之外雜文凡三百五十一篇蓋與
寄在詩名節在奏篇言論風旨在記序題跋策議之類

叙事在誌狀游戲翰墨在駢儷某所見者詩耳嘗聞之
高宗廟百官之富某竊不自揆願卒受業於門惟相公
幸矜許之

某茲者伏審擢從本兵進輔大政真儒無敵吾國有人
伏惟慶慰日者郵參去東府虛我公杜門謁告視大位
若將浼己聖上察其忠實嘉其恬退而就拜焉蓋舉國
以聽公矣某前引鄴侯有所開說良以其人本不欲婚
而人主強之婚本不欲官而人主強之宦惟其滋味薄
而嗜慾少所以人主別作一眼看待今我公亦無心於
富貴庶幾諫行言聽膏澤可下於民矣

某前蒙誤恩畀以江右廉節其時猶未聞希後參差謂
是待次故辭免狀不敢直以弟兄同路為辭前月未間
某辭免命下乃知己何公朝易節東廣大允自江浙入
廣則為遠自閩入廣則為便矧此闕在淳熙間以處揚
廷秀林子方某何者而廟堂俾繼前修後歷顧雖駑鈍
無以瘡人至於槃食冰飲以革汗濁銖積寸累以裕財
用差有一日之長異時解印而去使廣人皆曰是能潔
己奉公者即所以報我公之知也第有一說不敢不預
以告如作文字之類某實不願如此位置不過又為人
彈射飢餓至死耳如八十老親何如四兒一女何惟某

官終念之人情各有便不便其便於小不便於內區區血誠梵志倒着轍之說也併發玉齒一笑

某首春十六日準省劄除侍郎官此皆某官念舊之誼高憐才之意切因元會之除吏以孤官而竄名恩德甚厚親朋咸喜而某獨以省愆未久起廢太驟為憂方遲免牘之回已有憤言之及尚從寬典仍畀舊祠某死罪死罪凡人負譴必有罪名使天下曉然知之惟某所坐最為黥黥不明今年之劾曰圖作南宮也明年之劾曰圖作西掖也其惟國朝清望官選於高科異等而不選於任子選於館閣而不選於俗吏流品既異涂轍亦殊誰倡此名鑿空架虛嫁其禍於米鹽之俗吏陰補之庸夫此言流播非獨某之取也其羨朝廷辱縉紳甚矣蓋避之嶺海不得免焉避之田里不得免焉待之十年之久而不得免焉其實雖寥寥組童年所嗜今將耳順一字不記而惡名著人如膩不可洗濯如癩不可熏沐每自傷悼曰身不死謗不上焉虛寬哉又自寬釋曰聖上方開數路以取士大臣不以一眚而廢人罪垢餘生苟未盡先但當掃去浮華歛歸平實以待清議之見察而公朝之不終棄耳

某屏居卻掃山深林密踰年無一字至鈞門獨有岩石

泰山之瞻朝夕不替去冬聞經筵之召纔又聞事體之
拜昔年少卿墮落異境絕望天日及聞霍子孟講人平
事不覺動色某亦人耳其於相公之入也烏能與鶴鳴
子和宮動商應之喜哉顧念爲國計則當勸勉一出爲
公謀則當從史勿行賀書瑟縮實以此故既而傳觀異
積至於十數凡小生所欲忠告在明公略已盡言然而
上迫趣於惟行之令下牽絆於同升之賢則又有不可
以常法論者曰本兵曰大政它人一着脚此地必根
不肯去惟相公昔也先諸老而去今也後及公而來視
荆公晚拜頭屢不辭而至者賢之遠矣某舊膺叨恩起
廢念既有免牘申省不敢不通諸府書云受人言相公
未至遂先作二揆書今以錄本申乞指覽恐相公因與
二揆議政采擇而施行焉幸甚其在西中嘗告相公第
一不喜做文字令甲子將一可貴是弄筆硯時及相公
諸君子當朝寒士得職之時心分在外遷轉一兩任略
改換十年前官稱即可納極奉親脩身俟死以從先大
夫於九原矣過此若有它望天厭之天厭之

書

與游丞相

某恭惟端嘉以來上之圖任非一相相之登庸非一人然皆不出長安城致身高位者皆非官不然始在廷以不合去後得政又以不合去其視榮利如涕唾然天子固已尊嚴而注時之矣名最高迹最近者取早來最遲公之素心素如此一旦聖意先定告廷爰立位者舉笏曰吾輩有宗主矣耕者擊壤曰天之欲平治矣人心不齊天籟自鳴此豈可以聲音笑兒求者方今急政要務曰君德曰國本曰朝綱曰邊防它人所不敢言與不能為者竊意吾相必以身任之某獲罪鄣揆退耕下野有百千億劫不下山之誓且奏記釣門曰此生索性待公當軸安知今日其言遂驗孟子不寐謝公折屐未足以喻喜也然晚節末路曲荷陶鑄內陞朝序外擢職名既某分劑言之千足萬足今無所欠只是反哺情切欠一歸爾吾相昔有牽掣今造化在手為某解卸鞍馱放逐水草使為太平之幸民可矣

某初五日準省劄奉聖旨某令赴行在奏事成命驟盼危衷增悻伏念某素無拔援積困中傷但思空谷之逃

不作脩門之夢然且起久廢而居按察微才勞而忝褒
遷取數過多乞歸未遂敢闕收召俯及沉淪孤忠荷君
相之照知遠跡煩朝廷之記憶恩私所逮感涕交零某
之孤危人所共知及其官當國密勿啓擬不進不休迨
茲出命倍費造化某以十年之戀闕當倍道而造朝况
明時豈易遭逢而近比不許辭免但於某私計則有未
安蓋以六十之兒上有九十之母前謂番易去鄉差速
力求祠廩或改闕郡天日在上實聞此言設若貪仕路
之向榮望親闈而愈邈既犯天下之公議亦爲名教之
罪人輒以丹忱形之公牘欲望鈞慈特賜裁酌或尚可
敷陳改畀一麾不惟母子暮年相保亦某官加惠諸生
如翼成就之初心也

與范丞相

某十二月二十日承本貫興化軍節度使省劄奉聖旨某
除江東提刑聞命震駭莫測其繇因念去歲被論畀祠
嘗勤惡札短啓權謝猥蒙鈞慈親洒荅翰諄復溫厚固
已默寓哀窮悼屈之意及茲旋乾轉坤造化在手首蒙
啓擬不待歸依按諸散地二沉淪付以外臺之雄劇此
乃在朝卿監郎官所欲求而不可得者某方在廢錮安
敢有此夢想仰惟某官豕抱如翼之恩可謂勤矣某先

白家廟次告親闈聚族百口一詞銜戴其筋力尚堪驅
筴向者不憚入廣今江東距閩為鄰部况一閩四載軍
不急祿實緣孤危多畏一旦吾相當國復玷太驟深慮
微蹤又將不安謹具免牘一封歸命化鈞冀復誥恩敢
乞鈞念速賜處分

某今月念六日准省劄奉聖旨某除將作監驟聞成命
載惕危衷伏念某昨閉戶而投閑未磨瑕累茲起家而
司臬無補消埃事功繆悠風采消靡養親有請方賴曲
成播物無私忽叨峻擢由郎曹之秩序陞匠監之班聯
必王官積累而後遷豈外臣夢想之敢到仰惟某官振
淹按滯之意超資越錄之恩雖隕微生莫酬洪造但某
自揣孤危而多畏每因召用而挺灾况新命之過優慮
僉言之未允見具免牘仰干化鈞

某前月二十九日因繳逆筒嘗具稟劄退而屬意擬辭
匠監之除忽得邸報聞已改命惕息以俟至十二月十
一日伏准省劄某除直華文閣依舊江東提刑某竊惟
大匠穹班以待郎官之久次先朝奎閣以旌監牧之有
勞豈伊名論之卑九併沐寵光之殊異旁觀歆豔內省
兢惶此皆某官記夾袋之儲篤緇衣之好解十年未易
解之謗調衆口至難調之言回白日之照於覆盆息慈

母之疑於投杼遂令踈迹坐致騷融求惟吾托此恩之
尤深雖盡今生來世而莫報重念某自收朝蹟屢閱數
華前此當軸數公貽書盈篋或便朝之密薦或廣坐之
誦言徒有空談孰爲實惠某亦固窮而自守不少屈而
有求及其官登冠元台兼收多士因鈞問之下及竭鄙
情而上訴者恃吾相道廣而無黨偏也心平而無恩卷
也恃吾相之追念長公而未忘先人也某官雖愛之深
主之力然前後所賜鈞翰未嘗少見幾微一旦榻前啓
擬中書秉筆乃超資越格出人意表如此乃以朝士積
日累月而不敢望者度外拔擢之如此乃排羣議而一
手挈提之如此身可隕恩不可忘昔王文正公擢士而
士不知其言曰恩若已出怨將誰歸誰其繼之某官一
人而已某初意實以親年高家山遠清温旣隔夢寐不
寧欲辭縑斧之榮復返綵衣之樂冀將見祿換一虛稱
以華歸涂以全晚節今爲身計者皆遂爲親謀者未諧
仰戴洪鈞之曲成俯畏清議之及責望翹材而矯首具
免牘以陳情敢乞鈞慈特賜處分

與范杜二相

某仰惟聖天子一旦躬攬大權收卜羣公以相印屬之
真儒辛渭之舉也制麻一出學士大夫至於舉笏相賀

文富之拜也然今日之事至難今日之相尤難大丞相
登庸之初將慰人望必痛革時弊將革時弊必先收人
心請試條前日之所以失人心者以備采擇自昔朝廷
必長養士大夫氣節而成就其聲名比年號敢言者著
清節者賢而有人望者功名與己相軋者皆爲一說以
沮之求一罪以加之曰是空言無實也是嘗誤某事也
是嘗主某人也甚者毀其素履如溫公狎妓東坡販鹽
之類初年有三十餘人之薦其後取三十餘人者芟尖
而蘊崇之賢者掃影滅迹更用一種刀筆俗吏聚斂小
人或瑣瑣姻婭以根據津要布滿郡國一當革也自昔
立賢無方比年乃拘鄉貫因惡一夫遂惡其類因惡其
類併惡其鄉喜者摧連粉榆憎者錮及州里夫惡閩士
如呂吉甫輩可也不有蔡君謨陳述古乎惡蜀士如鄧
綰輩可也不有范景仁淳夫坡穎兄弟乎二當革也孔
明所用皆巴蜀人材國家駐蹕吳會既未能混一西北
銓選科舉多得閩浙之士理勢則然今進退人材者曰
吾惡福建也與掌文衡者曰吾抑閩浙也昔了翁彈放
京云重南輕北分裂有萌况版圖日蹙又於已蹙之
有所厭薄何其甚不祥耶三當革也分門庭植黨與非
盛世事比年以由我而進者爲賢由它人而進者爲不

肖夫了翁非曾子宣所引乎道鄉非呂嘉問所薦乎請
鄒陳不受知於曾呂則不可謂爲曾呂之黨尤不可烏
得以其始進議其終身以當革也取鹽袋錢變經總制
法而守倅壞增斛而削義倉而山星空括淨鹽而盜賊
起奪天下利源歸國用房而版曹幾廢先撥邦本大失
民和此其行事當革也自昔爲國必有魁異骨鯁之臣
淳化景德間以王元之楊大年重慶曆以四諫重熙寧
以三舍人重元祐而後以元城了翁諸人重比年居緊
官者一則譽真宰之圖回二則贊世臣之把握至於事
關綱常名教之大相視噤斷莫敢發口向非諸生昌言
講官密啓國無人矣公卿大夫不敢論諫小不敢駁
議乃以捃摭細微爲守法以沮抑孤寒爲奉公干堂參
部者魚貫客邸或飢餓而死狼狽而歸起道涂之怨嗟
傷祖宗之仁厚譬如巨室積善起家一旦褻微爲子孫
者不思力行好事增廣陰隲而一切反以鏤薄欲家之
肥恐無此理此其大意當革也至於格非去佞之機括
修政攘夷之次序大丞相固以身任而無俟於人言矣
昔人有云千人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自吾相宅於東
筆之士作王褒之頌獻祖徠之詩者必已帷床盈几然
而未必皆有益於吾相也某懷昔受知之意與今起

之恩既自課一啓爲天下賀而啓所不能言者又蕭沐
裁爲此書少效芹曝之出

與宰執

某昨者叨恩入奏嘗具尺牘少伸推謝共想已塵電覽
某賤迹行至泉州聞有臺劾歸至田里方見彈文罪惡
如此宜肆市朝以爲世戒而明主寬洪文臣長厚不忍
加誅賦以祠廩雖進莫望天顏於軒陛然退猶躬子職
於庭闈仰繫廟堂委曲全護之力寸心耿耿寧不知恩
伏念某去國六年之久而又游宦万里之外本爲公論
所怒止緣某官獎譽過當汲引尤力及茲收召果觸危
機某少時雖以章句小技浪竊虛聲年將耳順憂患推
壓耗忘都盡常願歸耕以全晚節大臣欲進擢之見其
盛壯時也言者遽攻擊之亦見其盛壯時也向使大臣
知其拙言惰學必不仰累生成言者知其倦游念歸必
不重勞驅逐也凡此皆平日於踐履上欠功夫文勝質
材掩德之所致反復循省無所怨尤但當改已往之過
勉方來之善庶幾上不辱殊知下不羞先訓它復何言

與高樞密

某歲首伏準省劄余侍右郎官此皆某官陶鑄啓擬之
賜矯首知飯某自度孤危必生悔吝即具免牘力言恐

懼縶縮不敢就列之意俄聞又汙臺評矣尚蒙寬與仍
昇舊祠公死罪死罪伏念公甯之鄙人二大父知名隆
乾間先君諸父皆擢世科惟某幼而失學門蔭入仕當
世耆舊猶以其故家遺俗多所獎進繫齋侍郎表公竹
隱諫議傳公屢薦于朝不報西山真公帥閩以議幕招
內史洪舍人初除以自代奉益諸公假借之私而非天
下議論之公也立朝之初衆以為喜獨以為憂未久果
逐起發守乘數月又逐後除廣鹽某官以麟史之筆當
鳳閣之制推本其家世師友次及其奏對議論王言一
出多士盛傳衆以為榮獨以為懼未幾召則逐除即則
又逐訂其所坐別無過犯亦非贓私專云欲作文字官
而已魚鳥至微猶懲弓餌某亦人耳端平之劾此罪也
嘉熙之劾此罪也淳祐之劾亦此罪也一何冥頑不靈
久而未知悔悟哉况夫朝廷之大科目之廣乃使一米
鹽俗吏實受此名豈特某之恥其羞當時辱後世甚矣
某弱冠筮仕今將耳順於獄訟米益粗有一日之長區
區素志願以絲毫實用自見不願以文字受知於人廟
堂苟不遐遺筋力尚堪粗使豈必加屨於刖施髡於僧
食馬肝而俟河清乎良由某命運窮薄為人鑿空嫁此
惡名尚賴天子聖明大臣忠厚俾從閑散以避怨憎

年幾何但當內訟而自新固守以待察耳

與郭小坡

某伏念端平甲午起下土登河行忝與當代名流同一
除書萬人海中雖不及數持節望而知為吾叔度
也明公如亦為皇歷之不可某亦為皇歷之彈而後去每懷清
標想高致未嘗不起敬慕夫且當臨之某敬以某
官平昔樹立是謂第一流人一且遷居一責國人皆喜
而相告曰是必能與天子宰相爭是非可否者是必能
判別忠邪者是不可以官爵誇利害情者及諫箴一出
則又喜而相告曰正論明矣佞人去矣人心不齊天籟

自鳴誠之不可掩如此前世小人害君子或與黨禍或
設學禁各為一說以掃空其類至於妄引經訓倒植綱
常禁人不得說天理民彝則自生民以來未之有向非
明公正色關之萬代謂何韓愈有言孟氏功不在禹下
某亦謂正言之功不在孟氏下自此序遷諫大夫中執
法天子盡行其言天下幸被其澤矣某初元召審行至
三山願留西山先生幕府蓋有審不堪立朝爾牽聯一
出非本謀也師死不去或者罪之所以有丙申之逐又
撥拾師之緒餘見之對揚或者怒之所以有丁酉之逐
齒朝年餘與州數月謗各山積退而杜門自分老死田

里矣然猶孤危凜二不敢自保及聞朝陽之鳴然後與
友人方右史私相語曰上川端人吾輩之罪或者可以
已乎矯首慶霄不忘瞻戴

與吳叔永尚書

某丙申六月獨荷尚書與洪文端明聯騎訪別歲月易
得昔未知命今耳順矣張公九尺之身翰林萬丈之文
何嘗一日不在心目揚右司在郡時每欲附拜尺書又
念得罪少公而登門未已雖合於善不善與將強而附
之論然恐非君子上交不諂之義况傳云親戚不悅不
敢外交近者不獲不敢求遠竊意尚書篤於友愛非但

某不當自通而已前和高詞末章所謂洗空者只是采
用退之聽琴之語韓與穎師豈嘗有纖芥哉其意謂尚
書樂府之妙不異穎師之琴實無他服粵自高牙大轟
作并洪都相距僅三百里豈不欲修書札問專城瑟縮
至今猶前志也敢謂大君子高懷曠度超出古今精筆
妙墨俯逮早晚捧對驚喜如蔡邕之得論衡辨才之獲
澹帖而今而後尚書既無訛訛而拒之色某安敢不源
源而來乎端平從官皆已秉事楯惟尚書猶以真孝士
臨大方面向者尚恐當軸未相孚東山既相道同志合
聲應氣求竊意旦夕必間兩社矣某宦情薄親年高去

春爲范杜二公好語牽挽一動非所樂也自去春屢告
果山力求清漳以便親養已有陶鑄消息矣聞直翁辭
越亦求此州遂失指擬臬事書考又踰兩月已除陳叔
方爲代但此距永嘉千餘里猝未能至天氣向熱觸熱
奔走其何以堪凡人皆有劑量其門蔭入仕內至郎監
外至麾節劑量極矣更求毫芒之益是乾沒無已時嗜
進無止法也以此力辭入奏不足陳於尚書之前比聞
令嗣知丞不起妙年玉樹脆折上惱慈抱誠何以堪然
斯文命脉繫於元身更望玩老易齊彭殤使之漸遠漸
亦可也

與鄭邵武

疇昔親炙每聞餘論謂它日必官君瑞明府之子以報
大監罔極之恩某與子敬左司聞而歎伏邇年以來此
說稍斷續莫曉其故豈以君瑞既歿而寒盟耶閣下爲
人磊落_二決不忍如此意者婦人女子有以動搖之
耶或宗族親戚有來破鬪者耶吾輩處大事當斷諸心
豈可謀於人閣下之官受於大監能爲此舉止是常情
未爲卓行萬乙不能然則閣下許多英風誼槩晚節掃
地盡矣當大監奏任閣下時君瑞雖已登科下面猶有
三子舍子任弟是托孤於賢弟矣今大監直下遂無齒

任版者手足之情寧不動心一又憶君瑞在時事叔父
如事父今叔父以它人爲子孫而擯人監子孫於門墻
之外某心猶竟不安於閤下心安乎知此事始末惟子
敬與不肖子敬逝矣非不肖誰啓發閤下者傳曰使死
者復生二者不愧其言然死者無復生之理生者有見
死者之時吾輩壽非金石此事不早定它日閤下何以
見大監某何以見君瑞於地下哉去冬運管顧兄席上
曾開其端閤下頗似感辨別後不知又作如何商量凡
人奪嫡謀宗無所不施其智巧若不以大義自裁斷而
圓於它人智巧之內未有不顛倒錯亂者曷不隱之於
初心采之於公論乎又聞令嗣新除學士力主君瑞一
房蓋其材雖不足以望嚴君而其德宜爲鄭氏之子矣
敢拜手爲閤下有子賀惟閤下反復愚言而處分焉此
事於立孫無相妨華屋良田與吾之孫獨以一命與吾
兄之孫兩得其所矣某言之閤下行之人必曰潛夫景
輔之益友也以道義相期有過必規某不能言之閤下
不能行之人必曰潛夫景輔之狎友也平時酒食遊戲
相追逐而已如景輔晚節何不竟因書悉吐露之知我
罪我席藁以俟

荅南雄翁教授

僕端平初爲郎與直翁侍郎徐公同舍相好也商來得
侍郎書誦足下及河源令君之賢侍郎素強直不輕許
可不待觀面固已心敬矣便願辱書陳義甚高委教甚
富益歎侍郎取友之端而恨僕納交之不早也人情喜
而諛雖至親骨肉間猶有隱情足下於僕風馬牛不相
及而意氣傾倒玫瑰指疵慨然以訂頑砭愚自任推足
下之心將以其美諸身者而淑諸人也僕雖驚怯敢不
佩服然足下所以教我足也其所以自處非也自昔聖
賢著書立言者多矣曰百世以俟聖而不惑曰後有子
雲必好之玄是當時之人皆不足以知必復有聖賢者
出然後知之知不知聖賢之書與言自若也今足下之
詩幽然以深其文困然以長而又頗自貴重知者尚寡
足下以知者之寡也遂有望當世責時人之意望知者
可也又望不知者焉責故交可也又責素昧者焉足下
論著如此意其中必有充然自得者而又据科第爲師
儒未曰不遇何至遽效阮籍之慟唐衢之哭哉嚮使足
下徒步取拜相白衣入翰林其足樂乎否也僕它尤以
庸人但遭詩禍以來灰心仕進其後復出非心思巧力
所能致也然微文益深謹嘿益甚天真益斲喪足下當
責其恹恹爲佞而反譏其皦皦難全乎噫足下所責乃

然我非今我也僕立朝遂于朝補郡遂于郡起廢棄吏
者車僅數月尔所得俸賜斤斤然事育之不足何以致
珠履而供車魚乎足下引四賢之事以相勉彼皆立名
者言建事功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僕力不任此故當付議
論於身後尔况黃卷之中皆吾師友四海之內皆吾兄
弟僕之孝何嘗獨而黨何嘗孤乎聞當撤棘僮肯過訪
不惜面商推也

荅林公按監場

僕與足下同里閑又與賢冰翁南宮舍人接交游聞後
声仰下風之日久矣顧壯老不相謀銳情不同調常欲
親炙而不敢自去歲至今足下以所著易孝及詩文教
詔之者三以書開曉之者亦三時先親已病僕之方寸
已亂曾未一酬荅而大禍至血氣摧傷性靈顛錯十事
尤忘不可以人理責而足下尚復不棄勵以前輩居喪
講孝之事誠足下待朋友之厚望朋友之切然僕豈其
人哉昔人有云人言當拍實寧可面諛僕少時讀書粗
了治亂成敗未嘗窮經析理爲文字多諧世趨俗而少
占意前諸老過聽後聖上誤知猥以文史叨進用及侍
迹英力以不通經辭迫於威命每一進講面汗心愧然
後知孝力如弓分寸不可勉強也足下之所以誨僕者

明學也詩文也僕於易或未能分其句讀豈能索其精
微哉理學至伊川數學至漢上亦云至矣然致亭已微
與二家異鶴山又微與致亭異南塘虛齋比求新義於
諸儒未發之外皆以其說陳之旃屢雖貴爲侍從加以
明主稱制臨決而承學之士未之能信然則足下之書
縱使南塘虛齋見之明主之力尚恐未能剖鑿一世之
弊替統壹羣儒之議論如僕庸瑣何足以替美其萬一
乎諸文惟有韻與無韻之作爲近古偶儷最俗下不必
苦求工然不工又不可讀先朝孫明復胡安定俱以經
爲人師曷嘗有一篇文字行世哉致亭論荆公東坡門
人寧取呂吉甫而不取秦少游輩其說以爲吉甫猶看
經書少游翰墨而已足下旣爲易學占得地位已高而
又欲求工於文無乃反自狹小自卑陋乎足下又條易
學數端俾區別以對若主司策進士之爲者僕聞程氏
將歿自言易傳只說得七分足下以程氏之傳爲然耶
當補其三分之一未發者可也以爲未然耶當自爲一書
藏之名山百世以俟聖可也上起鄭康成王輔嗣韓康
伯下至鶴山南塘虛齋諸家之說皆當以程氏傳爲準
可也效事體大他日足下學成書傳僕此膝雖不屈於
他人將爲足下屈矣

後村居士集卷第百十八

行狀

有宋朝請大夫直祕閣主管亳州明道宮林公
行狀

曾祖格故將作監簿贈通議大夫

祖通故龍圖閣直學士贈少師

父堯故奉直大夫知沅州贈金紫光祿大夫

公諱瑒字景良世爲福清人龍學忠節著于朝廷沅州
清德稱于州里公少入太學與兄靖安令君璟今容州
使君環同中淳熙十一年進士第而公臚唱第四場至

以爲盛事教授鄂州舊例從州家丐猪羊稅錢助養士
公曰是不可愧耶謝不取節縮浮費更有餘力增田差
幹辦江西轉運司公事丁母卓夫人憂服闋差幹辦浙
西提刑司公事丁沅州憂服闋幹辦兩浙轉運司公事
運使沈公作賓精於吏職特重公事非公書擬不下筆
公詳審清介秉法据理雖貴勢無敢干以私者秩滿得
旨待掌故闕執政而諭欲越次先除公謝不願既歸四
年不通問執政怒超用他人久之除主管吏部架閣文
字嘉定初元除國子正遷武學博士諸王宮大小學教
授輪對歷疏廟堂除授宮掖請謁之弊且言臣侍罪班

行更化前後比前所目擊不知今日立政用人盡出於公乎抑猶未免於私乎其視前日有以異乎抑無以大相遠乎臣觀今世自上至下由內達外苟可遂私靡所不至良由陛下真誠有餘剛斷不足名為更化而實未嘗更化始欲善治而終不可善治別劄言民生憔悴極矣散內帑之儲省掖廷之費裁戚畹之橫恩濫賞數貂璫之營繕應奉以裕民可乎又言今日之財不在官不在民獨積於賦吏之家破數十賦吏之家可活數百萬之民矣寧皇嘉納改國子博士請外出知興化軍世吏所謂擊斷操切之術一不用專以教化拊循為主時措令初變愚民坐減落官吏坐奉行不虔獲罪者衆前守泮此罷去告訐繁興公下令曰貿易未受價者未為行用告者以騙論已受價則予者受者俱坐罪如詔書於是無生措者常平使者令民間各以產高下藏楮於家而委官點撞焉公曰民未孚也請為期既而屢寬其期及撞點又使吏戶摘語之民得以為備比去不刑一人措價自增郡多名刹主僧例以貨取名曰實封寺偶闕僧乾沒其穀以佐經費名曰拘椿惟公與祕監葉公禾不實封不拘椿而郡計沛然催科至寬縣令不識訶問細民不識追呼又取三縣夏稅一錢至六十錢戶全蠲之

第三至第五等戶減半第一第二等戶減三之一寺院
減五之一以撙節錢代輸它人蠲租者不過閭閻零
美觀惟公於未催之前預爲約束民被實惠待吏民以
君子長者未嘗設機械兩造情僞一覽洞見書判典嚴
切中隱伏然其未卒歸於忠厚悖理之事梗化之民或
接乎前公應之以靜勝之以定終無忿怒之意有挾執
懷私而來者見公容色辭氣莫不爽然自失而去郡人
愛公如父母前後太守莫能及差知全州其治如甫下
車甫兩月除提點廣西刑獄公事足疾力辭新命全人
聞公當去皆嗟惜一日有峒僑數輩驚老矣造廷云云

公使譯其語曰好知州難得願公奏天子勿去公慰諭
遣之改知袁州於是疾愈而袁人將輅公笑公曰僻遠
節得近蹙可乎力請祠主管成都府玉局觀既滿再任
改建康府崇禧觀紹興府鴻禧觀公素清約視祭利如
糞土歷二郡生業不長尺寸居室苟完無廣夏突兀之
想田園僅足無牙籌算計之入宅前籬接略成門徑舍
後花木粗分行列公處之怡然萬鐘五鼎不與易也朝
廷每欲收用常患公不可致今上御極召赴行在再辭
再不允公又言臣進無補事功退無預世教直緣拙意
歸卧山林衰悴之餘不任朝謁惟聖朝哀憐上知不可

有除直祕閣王管亳州明道官訓詞曰爾端端遠成近
俾來歸而抗章三四尚親繫藥具以延閣亦何遠爾恬
養夫躬身謹行爲郡廉平若朕眷眷如此則貪刻踈競
之習亦可少媿矣明道祠滿詔再任公舊足是瘍時作
時命紹定二年二月疾動至秋不愈食益少力益健終
日默坐無惰容顏子孫滿前無媮語疾棘屏粥藥者累
日整襟拱手神開意定以至於歿九月三十日也年七
十一積階至朝請大夫公負高科著美譽而恬澹恥奔
趨翰晦無表襮故策名二十餘年纔爲掌故學官去國
幾二十年始復召卒不至故志業不盡見於世每謂人
不可有勢不可有名平生不喜爲要官曰勢之所在不
願交聞人曰名之所在其立意如此公與子貴千載文章
典麗條達顧不肯以文名手藁皆焚棄惟廷試策與奏
篇偶存又有通鑑記纂若干卷凡前世大節目大議論
悉著于篇兼采司馬公范太史胡致堂諸家之評傳以
己意自奉至薄筭無新衣庖無盛饌特喜施予族戚蒙
賴晚食祠祿歲取百千別貯之更五任得千緡置義田
百斛以贍貧宗公兄弟四人靖安海豐二令君先歿公
與容州使君秀眉戴髮消搖里閭時人以方二疏公臨
終家人問所欲言公曰無一事但恐戚吾兄耳娶宜人

黃氏溫陵人通直郎輕之女幼孤隨母蕭夫人依兵部
侍郎簡肅林公簡肅爲人勁峭獨與宜人語多合意甚
奇之擇配得公尤相賓敬宜人識度高深達義趣蔬食
素飾安於淡泊事舅姑至孝傾橐奉小姑奩具無吝色
先公二十年卒葬于清遠里福勝山之原二子公遇迪
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公選孫男四人曰觀曰同曰合曰
新一女適承議郎新通判潮州軍州事劉克莊自宜人
逝二子朝夕侍公出入坐起跬步不離側家庭講肄意
有所合輒喜曰天下至樂不出閨門之內公遇始調寧
化尉不忍去其親自乞嶽祠享謹恬退其家法然也二

功文四人

年

子將以是年十二月初八日奉公合葬哭謂克莊子盍
論次先人遺事乎克莊亦哭曰丈人植立高望實重宜
屬筆於能言者二子曰此先人意也克莊遂不敢辭初
公年彌七秩堅悍不衰自克莊悼亡公追念賢女始衰
始病慙夫尚忍言之然二十年翁壻知公深者宜莫如
我狀所述公出處去就言議風旨皆實之當世公論參
以鄉閭聞見後之君子庶有攷焉謹狀

宋故朝奉大夫直寶謨閣前淮南路轉運判官
提點淮東刑獄兼知真州寺丞方公行狀

曾祖淵

祖憲文林郎南恩州陽江令累贈朝議大夫

父松卿朝請大夫京西轉運判官累贈宣

奉大夫

公諱信孺字孚若系出河南繇叔而下代有聞人琢自固始遷莆田至金紫公延範六子皆貴顯而少監公仁岳之後最蕃公其八世孫也生有異質襁抱中能誦書九歲落筆屬文京而公守廬陵公猶牛角周丞相揚誠齋見而驚曰天才也呂郊恩補將仕郎京西服闕授番禺縣尉諸公爭致之幕下才望傾一府盜有劫海賈者公曰鼠子敢爾自拏舟往盜方聚沙上分鹵獲見尉至

初八

六

皇駭欲趨舟取械公先使人負盜舟去矣悉縛上府不軼一人秩滿改承務郎丁嫡母葉碩人憂服闋知蕭山縣丞浙東帥錢公象祖提刑傅公伯成被旨措置慶元海道檄公往來區畫悉有條理二公亟稱于朝差兼淮東隨軍轉運屬官未幾復還蕭山先是權臣首事既得泗州謂中原可定驅及諸將潰歸虜傾國大入淮漢騷動朝廷悔悟會虜亦厭兵駐軍濠州先遣韓元覲來和議有萌芽矣督帥樞密丘公宗一再令帳下壯士遺虜書最後陳壁君王往皆至濠而返終莫得其要領近臣多薦公可專對有旨赴都堂稟議開禧三年正月三日

也既至諭以使事公曰多事之際不敢以母老辭但開
釁自我虜問首謀當何以對權臣憤然起謝借公朝奏
郎樞密院檢詳文字充知樞密院參謀官時督帥知院
張公巖書通問金國行省元帥府公馳至濠虜帥紇石
烈子仁在焉止客于獄露刃環守絕其薪水官屬或灑
涕公叱曰汝淚大辱國虜畫五事要我公曰返俘歸幣
可也縛送首謀於古無例稱藩割地臣子不忍言虜愠
曰不望生還耶公曰某來時已實死生禍福於度外矣
論辨其父子仁不能難遂至汴見虜左丞相都元帥元
顏崇浩虜以天獄二字榜傳舍曰此非濠州比公曰事
須商榷何至以威脅人崇浩使二省龐趙者來持五說
如初且以無故興師咎我公曰本朝不旋踵追悔所以
歛兵約和虜曰正為無兵可歛公曰豈無淝水八千之
衆虜曰縛送事既無例姑置稱藩割地莫有故事否公
曰惟靖康嘗割三鎮紹興以東朝之故暫屈已今日額
可引用耶此事不獨小臣不敢言行府亦不敢奏特逆
議以蜀附虜龐趙服公雄辯有張儀舌在西蜀脅亡之
誦公請面見丞相決大事崇浩坐幄中陳兵見公使人
傳諭云五事不從旌旗南指樓船東下矣公欲稍前白
事崇浩曰事止此無可議者遽授報書期公再來決和

戰四月公至在所詔公通問宣勞轉三秩御札令侍從
兩省臺諫條奏所臣報虜者衆議選俘獲罪首謀增幣
五萬如紹興公再往龐趙來迎虜聞賊誅氣頗索然猶
執初詞公曰本朝諸臣已謂增幣爲卑屈况名分地界
哉虜問其故公曰議者以曲直勝負較之皆云本朝興
兵在去年四月若貽書誘曦去年三月也若雖得滁濠
等州我不得泗連水平若夸胥浦槁之勝我不有鳳凰
山之捷乎若謂我攻宿壽不下若圍廬和楚竟何得乎
且五事已從其三猶固執不見聽不過再交兵耳揚行
密尚能以數州之地自立本朝幅員萬里江東將相豈
久下人者龐趙見公慷慨忠到始微露其情曰稱藩不
從當以叔爲伯地亦不必割歲幣外別致犒軍錢可也
公揣虜技止此力執不許密與龐趙約定數事如遣使
草誓之類龐趙取公手記爲信宗浩面授公書六月復
命再轉三秩用王抃例差充通謝國信所參議官奉國
書監草及許通謝百萬緡至汴虜盡變前說易二省差
領客龐趙不復來矣宗浩怒曰所畫事未從何遽以誓
書使名來面責公不曲折建白且有誅戮禁錮語公不
爲動一日使甲士擁公庭下荅狀公曰待行人如此耶
宗浩遽謝公歸館二省差來曰此事非犒軍錢可了別

出畫定事曰公曰正緣歲幣不可再增故以通謝錢代之今得此復求彼某有頭壁俱碎而已二人曰龍趙誤公公曰丞相誤龍趙又曰丞相欲留公等公曰等命歸亦死不若死於此議不以會蜀兵取敵關虜益疑講和非廟堂意且屢詰權臣無書公猶真事成移私覲書帖若權臣遺崇浩者九月公還自劾待臯朝廷謂公失事體奪三秩臨江軍居住公自春至秋三往返炎沙烈日僵屍滿野公仗節轉仄蟲蛆臭腐間廉從道斃相厲公神閑意定自若始受命入白太安人曰王事不可辭願勿以兒為憂公知虜內鬪韃韃雖龜勉出兵與我相待而力屈情見勢不能久所求皆拒不予直欲以口舌弭兵又每詰自謀意指權臣公但以鄧友龍輩為對虜恨公不少屈摺故其議壞於垂成而王公柵出使矣公雖賤方奉使之名滿天下時年才三十至臨江以詩酒自娛江湖士友慕公盛名多裹糧從游明季和議成與虜禮幣函送權臣首皆公昔持不可者王公既以功擢用奏記廟堂云方某辨折虜首於疆項未易告語之時及柵往權臣誅矣事皆勉從矣方某當其難柵當其易每至軍前虜必問方某安在且謂暑行者三不委頓車上已可伏矣公論所在敵人亦不能拚認公自便除通判

肇慶府復奉議郎峒寇竊發經略司檄公督浦雄韶而
諸臺辟知新州未上有旨令同廖提刑德明借置收捕
就知韶州首封崇張曲江余襄公暮時江湖屬邑多燬
于賊惟韶境晏然禽赤水峒賊首戮之又謀募鄉導擣
巢穴布置已定朝廷用招降之說而止轉承議郎移知
臨江軍以嘗謫居舜知道州郡有不檢士十輩號十虎
力能使監司逐太守公下車立竄首惡飾濂溪祠作太
史閣與萊公樓對尋元次山遺蹟表出之除璣黠廣西刑獄
閱屬郡滯獄有踰百十年不決者有一事株連數十家
者公件畫條析以聞詔下一日破械縱數百千人始揚

公方按部以風力自任疑南官例有贓發猶無虛日守
令竄繫尤衆公攷罪虛實多奏釋之單馬行部內訪民
疾苦荒鎮惡縣無亭驛處張幙野宿以爲常足跡未及
者海外四郡耳轉朝奉郎除轉運判官紹熙間京西公
實持漕節定鹽法改客販爲官般奏罷歲解鄂靖錢十
一萬緡廣民德之及公踐世職父老即求寧寺西廡祠
京西公文公詞伯俱有歌詠紀述焉公深知鹽筴利害
操幹裁搏自出新智漕計沛然以其餘新學宮增士廩
創類試院又蠲諸郡鹽浦三十六萬緡曰此皆積壓日
前官吏失陷之數蓋有身死家破子若孫拘係未脫者

極伐國家元氣多矣吾捐此錢所以廣聖恩承先志也
遇僚屬有恩意歲舉先孤寒後貴要雖小校裨將皆能
得其歡心有不幸者公必歸其喪與祭焉弭節四半再
攝帥聞威信行於一方除提點湖北刑獄未行召赴行
在奏事入對除大理丞於是邊事復動除淮西轉運判
官未行改淮東兼提刑兼知真州始至眎州城曰是中
惟官寺營廩庫廬茸民旅皆屋江下城誰與守請築翼
城圖上不報嘗登高覽望知城西北當風寒即北山墮
水焉繚以石隄廣六里長二十里決之則西北可為海
身率畚築旬日墮成設醴賞謀虜虜郡兵新旗幟金鼓

初八

增弩礮治蘭石渠答深壕塹高羊馬墻日不暇給然賓
客觴咏之樂亦不廢郡人先懲開禧事多聚保沙上公
攜百口奉太安人居官淮民復業日衆醪酒之利倍增
減官私屋賃直十之三徙壅戰骨二十七筭于高阜軍
民感奮轉朝散郎虜入盱眙游騎出沒天長六合間公
乘小車尉拊令民勿清野帥司移文報揚州已乘陴公
方就寢鼻息如雷通判求檄攜家渡江公劾其搖衆客
曰公以死守是也如壽母何公曰吾母雖憊殊有昔人
伏劔之風制帥尚書李公珏趨揚州督師公夜乘小舟
掀舞巨浪會於黃天蕩中秉炬劇談謂盱眙擁重兵閉

壁不出揚楚堅坐自保彼深入不足恠之言虜頓兵月
餘過城不攻掠野無獲方且夕出剽民牛彘豈復昔日
之虜哉誠得尺寸柄號召諸將願身為士卒先虜可一
戰平也李公擊節曰君言差彊人意將檄公督戰虜拔
寨去矣山東始內附公抗言豪傑不可以虛名駕馭英
雄不可以弱勢填壓宜選有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
奠府山東以主制客重馭輕磨以歲月剪荆棘為沃野
化盜賊為耕農不特外包山東內固江北而兩河固在
吾目中矣朝廷未皇也歸附人李全新立功公遺以金
盤戰袍舟載麥麩酒壺饌其衆節制可疑公撓摧公又

如文以八

論勦豪吏所親多諫止公正色荅曰彼以勢此以理吾
實草履行矣既而譴甚交起詔別與州郡後省駁奏公
徙家沙上以為民望遣饋山東是謂侵官降三秩免歸
時公家固在城內未嘗徙也其後虜薄儀真守將洩水
圍寇退城全翼城竟築山東河北建節制鎮撫大使皆
如公言公先卜第城南至是奉母居焉中堂作複閣扁
以詩境鑿田為壽湖中築海石為山環植荷柳松菊間
著茅亭木棧徜徉其間若與世相忘者差主管華州雲
臺觀叙承議郎寶赦授朝奉郎洞浦改建康府崇禧觀
公氣稟素強初得疾覺大熱以蜜拌梨橘漿益飲之蘇

是胃弱惡食或勸迎醫勞郡公曰吾貧至此豈復有人
復貲卧閣八旬神情不少衰病革賦詩數章手執如意
顧小史張武侯像屏間又輿入太安人卧內嗚咽問起
居以嘉定壬午臘月二十有六日卒年四十六朝廷嗟
惜轉朝奉大夫直寶謨閣致仕人知君相待公之厚而
悲公之不及見也安人葉氏丞相正簡公孫賢淑有志
操素羸治公後事哀瘠不能起後半月卒太安人林氏
公生母也悼念兒婦閱五月又卒二子左鉞迪功郎德
慶府司法參軍左繩文林郎昌化軍司戶兼錄參孫一
人左鉞等將以癸未十一月三日壬寅奉公及太安人

安人之喪合葬于侯山公自號紫帽山人又曰好菴葬
處蓋紫帽之第三峰而以好菴扁墓廬云公美姿容性
踈豁豪爽幼及交辛稼軒陳同父諸賢安公面素不識
公一見握手如舊晚開宣幕辟公參謀不就與李公壁
吳公獮傅公伯成尤善公才高事方橫潰衝決他人莫
敢措手公譚咲直前當之常慕王景略劉穆之李文饒
爲人及擯不用袖手怡然亦無鬱鬱不平之意自改秩
終其身不乞年勞服色澹於榮利如此人視公若磊落
宏放而公內行極飭事母盡孝粥藥必親太安人苦風
痺常自扶掖卧起默禱于天願減筭十年益母壽事兄

如事父疏姻遠族皆收卹貧不能葬嫁娶者傾橐助之素不喜治生貯金帛如糞土出疆時流民環繞公以千萬盡散賜金與之尤好士所至從者如雲閑告累年家無儋石而食客常滿門蒼頭廬兒多散而之它僅存侍妾數人後亦辭去歲飢猶斥賣畫畫者廢施棺以惠流殍屬縑葉安人粥冠珥乃克殮公有山水癖好遊羅浮一月忘歸既探禹穴觀黃河度桂嶺浮沅湘登衡嶽而涉洞庭彭蠡矣由淮東歸度暑廬阜與黃寺永幹李司直燔縱遊南北兩山豪墨淋漓天下有山水處鑿刻殆徧道泉與真公德秀留公元剛登九日山距城二十里西淙瀑泉千丈蜚落雲杪公見之大喜曰此豈減鴈蕩開光而千百年無人知者即募壯夫平險通道絕巔銀河觀下爲玉虹亭曰吾老于此矣匹馬一童興至即往一月中率半宿瀑上公貫穿羣書爲文未嘗起草初若不入思細視皆平夷妥帖無斧鑿痕嘗從山陰陸公游問詩陸公爲大書詩境二字龍泉葉公適靳許可晚有文星直甫中之句蓋爲公發陳郎中孔碩見公近作曰漸趨平澹矣平澹詩之極致所謂中庸不可能者有南海百詠南冠萃橐南轅拾橐曲江嘯咏九疑漫編桂林丙三集擊缶編好菴游戲集皆板行出嶺後詩文三

卷壽湖棗一卷通問語錄三卷藏于家克莊少小親
公晚受公薦公退居克莊亦奉祠日相從于荒原斷
澗之濱歸自嶺外公已危憊尚檻衣起坐相勞苦因
泣下數行訣曰以後事累子墓有日左鉞請狀公之
行克莊曰公門主故吏多宜擇所付辭既不獲念公
被選使虜先君爲樞屬實預其議淮東事頃游江淮
幕府目擊廣右事聞之桂州父老故詳著之以俟君
子焉謹狀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八

行狀

有宋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致仕贈開府儀同

三司傅公行狀

曾祖裕之故朝議大夫贈太子太保

妣廬陵郡夫人錢氏

祖察故朝散郎吏部員外郎贈徽猷閣待

制累贈太師謚忠肅

妣齊國夫人趙氏

考自得故朝奉大夫直祕閣累贈太傅

妣秦國夫人李氏

公諱伯成字景初其先自大名徙鄆高伯祖獻簡公再徙孟之濟源至忠肅公死節宣和中原離隔傅氏流寓泉之晉江家焉公幼凝重不妄嬉笑方秦丞相擅國太傅與客擁爐語及時事公忽指爐灰曰是非嘗炎炎者耶客皆驚異年十一秦國疾革然臂祈哀居喪推毀齊國拊而教之公發憤自厲與兄樞密同卧起看書至夜半未休齊國常扣憲語之曰宿火於某所有煨芋或餅餌在焉太傅守甫參政龔公茂良年尚少太傅命諸子從游既而龔公仕于泉每訪公兄弟蕭寺視其寢處無

然曰人不堪其憂及觀其文則又欣然曰咄咄逼人矣
尤為鄉先生寺丞黃公某所稱隆興初元與樞密聯名
擢第調福州連江尉試中教官教授明州以年未壯不
欲以師自居日與諸生論質往復後多成材魁多士登
朝著居館閣者相望也秩滿入都梁丞相謂公曰君盍
為祭酒屬適某拘鄉嫌聞史太師欲薦君此可以進擬
矣公遜謝乞教授南外宗學首以語孟中庸大學次以
它經子史立為次序俾士誦習其尤秀異者別創大雅
齋居之以薦者改宣教郎知福州閩清縣丁太傅憂服
闋改連江縣東湖聚九谿之水溉田餘二千頃歲久隄
壞公即下流南港伐石為新堤三百尺迄今蒙其利罷
海錯之饋禁官買之價以身為隼寓公宗姓莫敢異者
連帥監司相繼上公治行有旨赴堂審尋令待院轄闕
於是名在公上者十餘人留丞相將越次出命公固辭
踰年始主管官告院建言遠方陳乞磨勘為吏邀留中
間歲月弃不可用被受少緩或妨奏薦請以馬逆法計
計書于告背俾為被受月日士大夫便之至今除司農
寺簿兩拜疏請光宗過重華宮除將作監丞韓侂胄擢
趙丞相去國呂祖儉以上書貶黨論漸起公諫寧宗曰
陛下踐祚之初忠讜者未衰狂妄者或譴小大之臣震

惕恐懼臣願兼聽遠覽毋使下竊直諫之名上有罪言之謗又秦淳熙之末並任兩相引用人材各有向背至於今日彼此相攻不極不已夫天下之勢猶操舟平則行偏則側前日之勢有所偏今日之勢有所激激而已甚臣恐前日之舟偏於左今日之舟復偏於右也前對日有折簡諭公行進用矣冀於奏篇少婉其辭公曰此言胡爲至於我哉迄上前疏以親嫌改太府寺丞出知漳州治以律已愛民爲本推朱文公遺意而遵行之始創惠民局以革機鬼之俗由郡南門至漳浦爲橋二十五治道千二百丈郡人磨崖甘棠道旁以紀其惠二費

初八

一出於所却例卷知撫州未至除湖北提舉常平茶鹽事舊以義倉錢佐用度公曰此豈使者公帑耶一無所取梁興者故隸岳侯軍官至橫行遙刺死無子鄂州以戶絕法沒入之公爲立後以其貲分給諸女軍中感悅辰守慕容繪倚韓侂胄姻接貪恣不法公將按治有洩其事者改成都路提點刑獄公事華容饑公旣易節猶發廩委寓士董君道隆亟往贍賑民免流徙憲地寓于嘉定地接蠻夷虛恨部族在峨眉縣羊山大江之南並江省地尚多土丁耕種時遭剽掠而控扼之寨乃在江北不能援一日土丁追殺蠻之犯境者七人制司逮捕

甚急公移書曰是爲蠻報仇也制司就以護公乃相
害割寨柵三所以護江南耕者蠻不復爲患雅州不以
時支軍士糧幾爲變公攝漕事發本司錢檄鄰郡俸支
散且戮爲首人然後劾其守臣因考見郡計匱乏之因
爲請爲朝焉召對言國家中興僅有天下之半而養兵
數十萬民力弊矣山東西將相所出之地皆非我有人
才不如昔矣謂宜勤而撫之養而用之以備緩急而牧
養之吏聚歛于進貪黷營私者有以傷陛下之民力議
論之臣好惡不公是非不明者有以壞陛下之人才臣
願選擇良吏以培固根本擢用端人以保全士類又言

文四元

蜀自行錢引貫收頭錢三十紹興初增至三十八今增
至六十四矣莫若減損其數或謂所贏二百萬贍軍之
費出焉非可遽減臣嘗會一界允引二千三百餘萬實
收頭錢一百五十二萬銷折不至者又六七萬今若減
半再歲一允總所歲折纔三十四萬若總計之臣能節
浮費歲認若干朝廷給度牒以補若干則當允之年引
價不至甚低矣上嘉納除工部郎時權臣將開邊語尚
祕密公輪對首言天下之勢譬如乘舟中興且八十年
外而望之舟若堅好歲月既久罅漏寔多苟安朝夕猶
懼覆敗乃欲徼倖圖古人之所難臣則未之知也行都

大火延及相府同舍郎相率唁相君有以爲偶然者公正色曰天意如此官師相與規警之時也乃以爲偶然耶貪相色動詔求直言公陳三事一曰失民心火災之餘商賈已困官市民物乃不與直前尹曰姑俟有餘後尹曰非我所市版曹所當給者亦復展轉歲月非禦人於國門而奪其貨乎二曰壞軍政方今諸將非由才進例以賄取臣在蜀道則聞關外之軍以掊剋而幾變道建康則聞御前屯駐之兵以掊剋而多死何以責士卒用命乎三曰啓邊釁分命重臣大發錢粟人情洶洶臣固知朝廷無輕舉之議然恐邀功者有包藏之心持才

者起迎合之意陛下與大臣不察而聽之則天下岌乎殆矣於時應詔者鮮從臣亦未有請對者公極言朝廷無骨鯁之老班列習拚蚡之俗一時從臣咸愧其言除右司郎官初公受李文簡公燾之薦與其仲子參政壁游素厚李方直舍人院公謂李邊事至重外傳將出元樞宣威江淮有諸李白有之公曰用兵之法當審彼已內治不立何暇外圖若預此謀非獨一身一家利害合人宜深思所以爲家國計者李感悟旣而元樞不果行兵議亦暫止一日貪相爲僧緘訟牒求擬判公堂白其不可蘇師旦方承密旨公屢却其私請貴近皆不悅除

司農卿湖廣總領始至密院咨曰具宣上旨以曾徐盜發虜境騷動令預爲備襄鄂戎帥往往遺忠義人出境奪戰馬殺吏民公爲朝堂言探報未必皆然爲天下者惟信與義大義苟未能伸莫若守信待時今兵財俱困而安動以疑敵其寔憂之有刑餘董達者聚黨跳河爲虜襲逐公抗言國家既未能滅虜不宜輕敗盟約盜由我境彼則有詞乞戒將帥毋生事繼與江陵帥侍郎劉公甲聯名論之不報復爲長書反覆諫止而鄧友龍以搖動國是劾公罷矣後籍權臣家公書尚存權臣題異議二字於其首起家除浙東提點刑獄公事越多富賈

劉文正公

六

賄交權要公犯法前帥嘗發一藍商之姦遽除邊郡公既攝帥不爲動遂竟其獄時調兵戍邊所至剽斂餘姚令王闔戶不敢出公行部適至捕鯨其倡亂者餘批驛券遣之自是往來帖然又鑿手投募幕府誤淫其手背其徒譁譟公呼官吏詰責叱吏下曰鯨汝以謝譁者少止猶以誤淫爲言公笑謂曰當改爲方勝取勝之義皆欣然列拜于庭朝廷方憂海道命公與制閩協力備禦公條上便宜數事除直龍圖閣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先是團聚民兵以教海舟無巨細皆拘集戶然一燈以戒夜公曰此徒煩擾何益散民兵還保伍縱海舟之不

及丈尺者能然澄民情大統謀告虜抽鄧友兵至賓州
與高麗相犄角堂帖令遣間探公言鄧州近襄陽賓州
在黃龍府東北相去遠絕必虜傷此虛聲欲使襄陽弛
備况高麗隔巨海萬里之外虛實難知但當謹固封守
或言權臣有異圖公曰彼首與兵端兵敗方謀身不暇
安有此同官有請繕壁壘寓公有乞統民兵當要害者
公一鎮之以靜後果如所料嘉定改元召對一論前日
失於戰今日失於和小使雖返邀求尚多陛下不獲已
悉從之矣使和議成猶可以紓一時之急否則虛帑藏
以資敵人驅降附以絕來者非計也為今之策雖以和

川人曰

七

為主宜惜日為戰守之備二論權臣之初畏人議已意
所欲為天下雖知其非而舉朝莫不以為是及其久也
是非顛倒而不自知竟以此敗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
以前事為師以至公為心則是非明而利害審矣三論
本朝治効之盛變絕前古非獨帝道之隆亦有內助焉
惟是彤史既廢罕有紀述乞命儒學之臣於本傳之外
博采文書所載先后懿美以為后範上皆首肯除太府
卿充殿試詳定官尋除權戶部侍郎貪相貶曲江詔沒
其貲有司併錄其行橐公聞之曰已甚矣請給還之版
曹比較之法率用新錢填舊穴歲額既紊殿最非實六

經制錢額有重輕惟有難易建越鄴常有殿台秀常
居取之會諸郡實發之額細計分数增虧而行賞罰焉
朝廷從之四川總領所乞以金銀收回九十界錢引六
百萬仍令起赴封樁庫公言蜀自兵興財竭宜椿留以
備緩急經筵進故事引夏侯勝燕見宣帝乞用儒臣出
入禁中應對顧問初公自鄴召鄴人或來見曰諫坡之
命將出矣公曰昔聞之梁丞相臺諫若與廟堂異議則
天下事無一可為若使其居言路事求其是固不敢立
異倘欲如近世言官穿鼻之為者某有去爾冀其以此
語達廟堂而其人果達也除左諫議大夫公謂諫官

列女志九

以拾遺補過為職今彈摘細碎官失其守莫此為甚首
論更化甚年前弊皆在此猶大病方瘳所以致病者不
能盡去它證或生莫之能療矣又言禁中賜予間或過
差儉於身而侈於人與不儉一也願愛惜內帑以佐邊
用史丞相弥遠初拜麻詞有昆命元龜之語倪尚書思
方帥閩以為不當用乞貼麻御史劾倪公罷之公因對
及其事上曰倪思過當者再公曰思固過當但恐推抑
太過遂塞言路乞明詔臺諫侍從竭盡底蘊勿以思為
戒高似孫嘗獻侂胄九詩皆有錫字公論其有無君之
心丁常任以嘗諫用兵牽復公言常任始結曾覿後結

蘇師曰前日之議非真知兵之不可用受教於師曰爾
李參政謫居撫州公言侂冑之誅壁與有力不剛功
乃追前罪它日負豐之臣不容以功贖過矣公之未爲
諫官也嘗言方史公謀韓若事不遂其家先破韓誅而
史代之勢也諸公要相叶和共濟國事若立黨相擠必
有勝負非國之福又勸錢丞相象祖安危大事當以死
爭小小差除何必再異及拜大坡朝士有善公者來曰
宜先搖左揆之客公答以不敢章公良能爲中司以二
相不咸有所左右公不樂其如此益堅壁或致右揆之
意云旦夕除執政公嘆曰吾豈傾人以為利且可以

官職餌者哉遂力論朋黨之弊曰此以此爲善類孰肯
甘於姦黨彼以彼爲君子孰肯安於小人今在朝之士
與四方宣力之臣其進用固非一轍臣願陛下公聽並
觀不以某人所薦爲賢某人所引爲不肖略所從於旣
往責實効於方來可也又乞催修后範黃侍郎度出知
福州上疏留之閩人吳回坐與侂冑分盜壽慈宮寶物
貶貲產入安邊所俄有旨給還其孫俊卿公爭曰漢斥
石顯實并妻子徙歸故鄉俊卿罪人子孫不宜侍禁中
貲產宜勿復給疏入改權吏部侍郎辭不拜以集英殿
修撰知建寧府邊民之流徙者軍伍之逃亡者賑恤區

畫各得其所錢楮中半之令既行復令以三七分支遣
公曰它費猶可如兵何乞以一色見繳給諸軍又謂綱
運全解會子至今行之蔡聘君元定謫死道州歸葬建
陽公雪其冤於朝贈以初品官陞寶謨閣待制知鎮江
府全活飢民瘞藏野殍不可勝數制司欲移焦山防江
軍於崗山石碑公謂虛此實彼利害等耳包港居焦岡
之中不若以兩寨之兵迭戍焉制司不能奪崗山寨兵
素與海盜爲地公廉知姓名會郡都試捕而鞫之無一
逸去者獄具請貸其死賊隸諸軍提刑劉公煇護客至
郡密語公曰待制趙公希惲薦公于東宮矣公曩在連

江趙公爲郡戶掾雅敬公既別不相聞者數十年至是
莫知所以相薦者因慨然曰吾平生出處有本末今老
矣越明年當致其事何以薦爲哉請祠至再三進煥章
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嘉定四年也八年召赴行在
再辭不獲行至甫拜疏曰臣病不能進矣除寶謨閣直
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十年告老不獲提舉鴻慶宮十
二年復請老進顯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致仕今上御
極陞真學士落致仕予祠錫帶公因辭免力進昭明天
常扶持人極之說曰陛下思大舜事親之心常若於不
及推帝堯睦族之仁益求其未盡天下將靡然從之豈

待加惠一二老耄之臣而後知勸哉疏累上最後獨拜
進職之命詔進一官允所請寶慶改元御筆傳京揚簡
皆先朝著舊朕所簡記召赴行在令所在州軍以禮洋
遣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雖力以老病
辭而愛君憂國之念不少衰聞評事胡夢昱坐論事貶
蹙然語所親曰慶元初呂祖儉之謫吾為小臣猶嘗抗
論今蒙國恩叨竊至此吾而不言誰當言者遂封上曰
陛下比詔內外大小之臣有所見聞極陳毋隱且命之
曰言或過直毋悼後害臣欲條世務少裨萬一而老耄及
智昏莫知所言忽聞小臣有以上疏削籍投荒者詔墨

補文平九

十一

方新遽反初意孰不驚駭夫論事而加之竄逐求言而
繼以威怒傳播天下豈能人人知所言事但以謂應詔
上封之故轉相告語指口結舌臣恐陛下不復聞天下
事矣方今內無良吏田里怨咨外無名將邊陲危急而
又廉恥道喪風俗益媮賄賂流行公私俱困謂宜君臣
上下憂邊恤民以弭禍亂柰何今日某人言事未幾而
斥之明日某人言事未幾而又斥之甚則如上疏者以
共工驩兜之刑加之矣昔韓愈論後世人主奉佛運祚
短促憲宗大怒將抵以死自崔羣裴度以至戚里諸貴
皆為愈言止貶潮州尋復內徙今上疏者云廢非可愈

比然在列之臣無一為言者萬一死於瘴癘陛下與大臣有殺諫者之謗垂之史冊有累聖治臣垂盡之年與斯人相去若風馬牛之不相及獨以受恩優異効其瞽言不報累辭新命至二年六月除龍圖閣學士轉一官提舉鴻慶宮復辭公年雖高飲食起居皆無異獨耳聽差重爾每稱人之善不啻如己出語及姦人誤國小人害君子詞色俱厲不少假借聞朝廷行一善事則喜悅寢食有味或不如意則憂憤默坐竟日達旦卒以此致疾屬纊索紙筆自草遺表始述遭遇末陳時事略曰在廷鮮骨鯁之士持論之重厚之人雷霆多震驚之威雨露少沾濡之澤殷勤惻怛之意未嘗於中外安靖和平之福未集於家邦遂使既退者雖佚而多憂苟容者貪榮而競驚為此不已究將若何伏願陛下深思王業之至艱不以天位而為樂獨觀萬化博謀羣臣上言者明卜其是非獻計者先審其趨向退諛旌直進善斥姦淑慝彰而人知勸懲上下孚而事無壅蔽必羣心之聳動隨上意以作興內治既修外虞可弭臣形神久瘁藥石罔功將即夜臺猶慕尸諫草畢亟命繕寫時答詔下盥櫛更衣將力疾祇拜因發免櫛遺表既衣朝服覺眩眩不支就寢猶口授別親舊書景遂不起八月十二日也

年八十四詔依前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致仕贈
儀同三司傅氏自獻簡以論諫顯忠肅以節義著太傅
以高才稱公襲忠孝之嫡傳備家庭之全美而又受學
於朱文公常以君親為重利祿為輕策名二十年始登
朝列富貴在前未嘗少貶以求合為都司總餉以沮邊
議去為諫議又以忤貴近去自嘉元辛未至寶慶丙戌
杜門却掃者十有五年晚被聘召正張禹孔光顧惜子
孫不敢斥言王氏之目也公方歷疏時宰弊政極論綱
常倫紀毅然以不貲之軀犯不測之禍欲以抹遷客炎
荒之厄非獨不為身計亦不為子孫計矣至於遺表詞

前之

十一

氣慷慨神明不亂豈非洪毅忠壯鞠躬盡力而死亡禍
福之變皆不以入其心歟公有至性言及先大夫輒流
涕太傅贈官台司公捧告墓下號慟幾絕歲時薦享如
臨其上筋力既衰拜跪猶自力奏薦先從子後諸孫族
有零丁孤苦者皆收字而經紀之常謂世俗多厚妻黨
若父族知親睦者尚一二至母族則不復顧矣故公於
趙李二家恩意弥篤平生廉儉歷官五紀始營數椽於
祖居之右自為上梁文曰田里交驩尺地倍買鄰之費
子孫可守一椽皆賦祿之餘人以爲實錄小圃植竹千
箇雜以花卉扁曰竹隱池可泛舟堂可讀書幅巾鉅杖

與隣曲親舊商羊其間安如也公博極羣書為文師外
大父雲龕李公溫潤條密晚筆尤健有文集若干卷奏
議若干卷手記朝家故實前輩事迹曰毫志若干卷藏
于家所薦多知名士朝廷或未拔擢有屢薦而不已者
娶某國夫人某國夫人皆王氏禮部尚書大寶之女子
男三人某某官次某故某官次某某官女二人知潯州
王彥廣故通判紹興府連三益其壻也孫男六人某某
孫女三人某某官其壻也某年月日諸孤葬公于南
安縣金雞鄉崇順里蘇嶺原門人陳宓已誌其壙其後
撫其言行之大者以告太史氏謹狀

後村居士集卷第四十一

後村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行狀

宋資政殿學士贈銀青光祿大夫真公行狀

曾祖齊贈太子少保

妣陳氏贈咸寧郡夫人

祖京贈太子少傅

妣周氏贈始興郡夫人

父嵩贈太子少師

妣吳氏贈縉雲郡夫人

公諱德秀字希元浦城縣遷陽鎮人四歲受書立成誦

入小學夜歸篝真書枕旁燈膏所熏帳背墨池羣兒休

沐聚戲公并取其書卷兼熟之矣官師薨吳夫人力貧

躬織維持家公得一意于學弱冠再貢于鄉擢慶元己

未乙科調南劍州判官孜孜職業不以高第勝流自居

中開禧乙丑博學宏詞科開帥蕭尚書必羅致幕下陳

相自強家盛暑訟人索餽金公判其牘曰丞相方憂邊

思職顧屑屑及此乎時金華李公誠之甫田陳公必皆

仕于福唐公與游甚懽踰歲以太學正召嘉定改元遷

博士為禮部點檢試卷官樓公鑰倪公思方典舉獨異

待公樓公盡告以文獻之傳且許其致遠倪公言立

朝行已本不甚詳公終身佩服焉輪對言爲國者當示人以難化不可示人以易窺地帑必首廣將闕我又言慶元以來柄臣黷制立爲名字以汎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利祿靡然從之以慷慨敢言爲賣直以清修自如爲不情流弊之極至於北伐舉朝趨和而爭之者不數人今旣更化當先破尚同之習召試學士院奏篇言古今之變非兵則不足慮而國勢人心之可憂宜防近習用事杜小人復進以維持國勢拯准民流徙以係萬人心除祕書省正字爲御試編排官兼玉牒檢討官遷校書郎輪對言暴風雨雪雹災感蝗蝻之異因條上四說漢初元延光間暴風翼奉以爲左右邪臣史臣以爲親讒曲直不分之驗今名雖好忠實則喜佞災異所緣而起也陰氣之精凝而爲雹劉向以爲陰魯陽孔彥季以爲陰乘陽之應今一二詔旨或從中出致災之原其或在是災感南方爲禮爲規禮虧規失則罰見意者事幾未盡祭邪正未盡知乎春秋威公五年益漢光和元年蝗說者以爲貪虐取民蔡邕以爲貪苛所致意者賊吏尚多苞苴未戢乎兼沂王府教授每因誦說迪以正理兼學士院權直遷祕書郎輪對言近畿州縣水災以類求之內而女謁近習外而夷狄

賊陰盛陽微之證更化未幾俊賢耆艾引去相踵善良之士寔不自安寇敵未張不早撲滅及其披猖乃草薶而禽獮之世豈有斃千萬人於干戈而天不爲之變者惟開公道窒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挫羣盜方張之銳又言天下有不可泯沒之理萬世猶一日者公議是也自昔雖其無道之世能使公議不行於天下不能使公議不存於人心侂冑用事能顛倒是非於一時終不免爲世大傑何者公議天道也侂冑違之則違天矣故善爲國者畏公議如畏天則人佐之天助之遷著作佐郎始公登朝同進有相基者每讒公以諂時相獲驟遷公恬然無競其人後爲時相所厭將除公言職使逐去之公力辭不就劉尚書焄聞而歎伏曰不過遲作從官十年爾兼禮部郎官輪對言星變修德行政者本也檜權祈請者末也間者內廷屢獻醜事舉末遺本未足格天又言金虜有必亡之勢三可爲中國憂者二萬一此虜遂亡莫或余毒上恬下嬉則憂不在敵而在我設或外夷得志邀我夾攻豪傑四起奉我爲主從之則有宣和結約之當戒張覲內附之可懲如將保固江淮閉境自守彼方雲擾我欲堵安以此爲謀尤非易事議者多謂夷狄之衰乃中國之利抑不思五

單于之爭漢嘗獲其利矣拓拔氏河南之警反爲蕭梁之害何耶時余公嶠奉使至涿州以燕城被圍約回始知金人有鞭輶之擾除軍器少監陞權直學士院輪對言雷雨損動太廟鳴吻而避朝損膳僅舉故事然猶歷旬浹而後行用信宿而遽已以此動人猶且不可况於天乎除起居舍人戚畹進封王爵公適當制廟堂諭意令及去凶之事公不從而以建儲爲中宮功故均慶后族且有賈爲異渥賈掩前聞之語既告廷復草奏曰漢世賢戚無出樊宏陰興右者宏之言曰富貴爲盜未有能終興亦云富貴有極人當知止二人之言外族所當

鑒也許侍郎奕時兼瓊閣遂接愛掩前聞一語以爲詞臣之筆如此是本朝前比所無也許公竟以此去戚畹以公名重屢對客願一識面公正色拒之直前奏事言自頃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人之常情易喻難勉彼見數人者非能大有矯拂已皆不容故寧默默以自全不肯誹謗以賈禍侍從之臣未聞有以己見求對者集議則閣筆相視不措一詞喑嘿如此豈國之福又言陛下延納羣臣有禮然咨訪罕聞玉音記注所書寂寥無幾臣願昕朝賜對時出聖訓又言古者大事謀及庶人

而情弊益鈔更張獨決於廟謨又言唐憲宗以忠直用
李藩以循默去鄭綱明主所當法也當時宰相裴均尤
便盡言拾遺獨孤郁等因遷致謝均獨責嚴休復曰君
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休復大慙人臣所當法也又言
新措初行雖有違令仙籍之文然當籍者必聞于朝以
俟報可毋得專行今州縣奉行過當有一夫坐罪而併
籍昆弟之財有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至於利富
室之錢拘益商之舟以產高下配民藏措皆出於朝廷
約束之外臣聞人也所謂家產滿千錢藏券五十闌中
之新公說夫產滿千錢田僅百畝安有餘貲可以市券
往往鬻田宅以應令凡若此類宜悉蠲罷兼太常少卿
直前奏事言北虜垂亡此天命離合之機國家多事之
始必也君臣上下皆以祈天求命為心劉向有言祥多
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臣謂不然祥多而恃未必不
危異眾而戒未必不安今歲以來二月飛雪六月積陰
地震水涌災星隕流而况重以震霆之異且景祐五年
雷發孟春下詔求言陛下自視何如仁宗冬雷之警甚
於春孟而求言之詔未盼宜思所以通下情召和氣者
此祈天求命之一事也三代而下治弊純粹莫如我朝
立國不以力勝仁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

用人不以才勝德社稷長遠賴此而以陛下學德謙中
未嘗輕改威憲切慮或者患國勢未強而欲振以威刑
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
不如刻深有一丁必皆伐國之斧戕靈民之頰勝也惟
陛下察截截之論言可悶悶之家法此祈天永命之二
事也唐制非叛逆不籍其家今閭閻細民小有誣誤輒
沒其貲羣情驚駭不自聊賴弱者至父子相隨赴井而
斃強者至欲割刃守臣以自快宜思所以收人心解天
意者此祈天永命之三事也安富卹貧王者之政而郡
縣往往疾視富民多方破壞不盡不止有餘之家窘於
糾斂摧於告訐皆高然有不自有之態賒貸路窮貧民
益困顧甯然下詔戒飭有司此祈天永命之四事也藝
祖立奏案之法以革藩侯之專殺范祖禹謂國家以仁
繼仁哀矜于民率用中典為百三十年太平之本陛下
仁恕同符祖宗臣所欲將順者二一自今非重辟毋輕
卜大理二寺官宜參用儒者三酌情處斷所以重帥權
非列城所得用便宜斬戮軍興一切之政非平世所可
行宜制其明以杜藩鎮之禍此祈天永命之五事也追
命是任賤古流放之刑其在聖朝未嘗輕用比緣官吏
玩令間或舉行舉刺之官或申審謹按劾來上未盡至

公願詔有司博參物論淵滌其可食者此所大求命之
六事也又言蜀居上流爲東南之首宜預蓄人材以備
緩急時相當國既久言路偏置私人首舊盡去都司胡
薛之徒始用事鈔法備令既行古計繁興史民坐新書
抵罪者衆公首上是奏直聲動朝野立螭數月數犯顏
造膝天下相聞其風米故老袁公燮柴公中行及庶僚
之敢言者數人稍稍和之時相始不樂都司尤切齒然
籍沒之產以漸給還士大夫傳廢遷徙者亦稍稍牽後
公發之也時相患公與左史李公墓數論事於是二公
俱出疆公爲金國賀登位使從臣中有以公親老留行
者不聽至盱眙留兩月凡兩淮山川險易士卒屯守
將賢否邊民疾苦皆覽觀諏訪識之于冊慨然有爲國
經理之志嘗謂苟得自見平地可使爲至險曠土可使
爲良田弱卒可使爲精兵惜不及用也電移文止賀使
還朝入對言邊事有深慮者三亟當爲者二欲移沿江
列屯於兩淮而增募舟師以扼江面繕城池樓櫓大修
墾田之政又言金鞬相持戰鬪離合不知其幾而吾俱
罔聞知宜飭邊臣捐金募間時朝論方事苟安謂公張
皇乞補外不允直前奏事言女真徙汴我憂方深自立
之策無出於用忠賢修政事在羣策收衆心而已今濟

濟周行號為多士然意見小異已成訛議論小激目
以請張夫平居工文墨便刀筆名儒宿望或所不能至
於正色折姦萌茲談斷大事則又非小有才者所能辦
惟陛下以尊君重朝為心合天下正人以自勸南渡駐
蹕何異越樓會稽而焚檜乃以議和粉飾太平士大夫
秦於錢塘湖山歌舞之娛無復故都黍離麥秀之歎此
檜之罪所為上通於天而不可贖也今危機交急不同
常時宜罷不急之營繕略常程之細務惟大計是圖則
地界建炎議防秋或訪舊弼或令侍從臺諫各上利害
今虜從而南宜詔有位皆得盡言然後博采衆長接為
定論國之元氣在於人心宜選循吏革虐政以收百姓
之心按用荆淮嘗立功之人以收豪傑之心已募後龍
之卒擇其健者分配戎行以收忠義之心蠲科調以收
邊氓之心推恩信以收中原遺黎之心所謂自立之本
也昔李綱建議欲保江南當首理淮襄為家計孔明駐
漢中陸遜守荊渚皆付以事權不從中御願於近臣中
擇二人於荆淮建立幕府如吳蜀任二臣故事所謂自
立之具也又言虜必邀歲幣臣竊以為不可與上曰不
當與未幾對境果來索從臣劉燾李珣皆主不與上曰

真其之論亦然時相方以爵祿籠天下士至有聲望舊
人折節營進反爲所薄公慨然謂劉公燾曰吾徒湏沒
汲引去使廟堂知出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郡時
相曰禁涂在邇胡爲去也公合曰老親生長田間但知
太守之樂不知從官之榮除祕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
時山東亂離朝廷猶與女真通聘而士大夫多言五福
在吳公朝辭論國恥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
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金陵旱蝗留
守適卧病乞蠲閣一稅大講荒政約常平使者李公道
道傳共議李公至自池陽合詞乞分所部九郡委三司
公自領太平廣德李公宣池徽譙提刑令憲南康饒信
而建康以屬帥會留守致總餉攝事公力從吏之於是
建康奉行如列城分畫既定通選一路僚屬籍人戶爲
五等甲乙出米丙自食丁糶而戊濟之朝廷捐米數十
萬石守令以使者切於爲民躬履阡陌家至戶到父老
歎息以爲劉樞密荒政之後所未見也公素與李公志
同道合謂譙卿可與爲善雖南康三郡區畫精密不逮
然所及亦不少惟金陵甫講行新留守至竟不發粟而
總餉自賑城中戶口焉時廣德旱甚公再至其郡請
以撥到百萬倉米萬石拯一郡之民且易糶爲濟未報

公與守臣魏峴議以便宜發廩委教官林庠賑給而別
疏待罪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公拍道傍叢塚泣謝
曰此皆嘉定辛未餓死者微公我輩相隨入此矣黃池
民旅訟鎮官史彌迥倚勢不法公令尋醫而去當涂郡
更創大斛發司農斛斗不用公索而毀之新徽守林琰
爲臺諫與廉聲寧國守張忠恕規匿賑濟米公兩劾之
忠恕罷代以陳廣壽公言宣民遭前守之虐自李道傳
承攝方有生意今忠恕甫去廣壽實來所謂逐虎逢狼
也廣壽之命遂復公雖不容于朝猶以忠實懇惻爲時
相所重雖積忤未至疏斥惟都司數人目爲迂儒試以
事必敗及至江東益有民譽小人無所售其喙遂有旱
傷本輕監司好名振澹太優之語時相不能無惑自此
申請遂落落矣魏峴始與公共發廩俄爲都司所嫉劾
罷林庠以撼公公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峴官觀庠幹官
都司怒無所洩徑從省中奏罷微守營阜民以撼李公
道傳而李召還矣江東二年北下車例冊及臺閫戎司
之餽以至太夫人誕日諸司所奉壽禮皆不入私橐寧
儲之以助賑施公雖在外援歐陽脩自禁林出漕河北
上疏論兵故事附奏言女真叛遠在政和之四年其滅
遼也在宣和之七年今天下之勢無以異於政宣之時

臣嘗論政言致禍其失有十京糶蠱上心一也貫休壞
政二也簡忽天變三也以言為諱論水災者貶謫諫
花石者斥斥四也老成鴻碩不以姦黨廢則以邪等斥
五也臺省館殿非奴事奄尹即翼附權臣之人六也邊
臣掩覆寇至不知七也改鹽鈔法利免夫錢八也閹腐
董師九也徇女真之欲召侮取輕十也陛下憂勤恭儉
無愧仁祖之風而羣臣盤樂怠傲乃有宣和之習臣恐
後之視今猶今視昔又三數年來謀國者不惟良莠遂
有三誤厚既播越猶使晉宋臣子拜犬羊於祖宗殿廷
之下一也歲幣不遣是矣然不正其詞而諉曰漕渠乾
涸二也上流制閘榜拒流民來者勦殺西州揔戎戕程
彥暉一家於黑谷山三也積此三誤而吾國之威靈氣
燄索然矣誤於前者不可悔應於後者猶可為願朝廷
無再誤而已昔孫氏典午氏皆能以江表自立國家帶
甲百萬江漢為池豈下吳晉而中外有司忠誠憤激者
少委靡頹惰者多一聞赤白囊至相顧失色不知所為
少定則又恬然矣國家平時尊寵士大夫一旦有急未
見有毅然以勦力王室自任者此臣之所大懼也時議
以西掖召還都司尤忌公者密洩其語以相鈞致公曰
某雖不肖決不由匪人以進乃上此奏除右文殿修撰

知泉州郡以番舶爲命然商人畏重征苦官吏和買至者絕少公鑄稅額戒官吏毋得買一物雖諸臺委倅屬市物必申州始得奉行是年舶至者十有八明年二十有四又明年三十有六征稅之入遂及紹熙舊額秋苗令民執繁兩造示姓名使自詣然惟王公十朋與公能行之海賊王子清趙郎以十八艘橫行巨浸劫晉江縣圍頭灣距州僅百餘里公調左翼軍捕逐撥發官王太壽力戰無援與隊將秦淮等六人死之公爲文以祭且請贈典于朝出宿中和堂討賊彌厲或言沿江諸港澳民兵可用而同安管下烈嶼其尤也公議選官勸諭寓

否寶護儲公用自請行得民兵四百舟三十二與官軍掎角併授之薄侯處厚曰官民一體有功並論逐賊至漳浦境內沙淘洋敗之獲大舟四賊首六趙郎者在焉子清逸去誅羣賊于教場設王大壽位令其子剖心以祭磔者二人殊死者二十餘人脅從者破械縱去趙郎自稱直徽猷閣子游孫希邵也斃于獄子清尋爲台州杜門巡檢所禽詔以賊平增一秩公委僚屬徧行海濱審視形勢創脩沿海諸砦增屯諸砦水軍復水教定巡邏也分後皆可行左翼軍受守臣節制公所請也時相生日四方爭獻珍異公大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

忠益十二字以餉且將以書曰丞相勤身輔政而中外之心未孚屈已受言而上大夫之情猶不能以自竭願因某之言考武侯之爲勉其未至則功業日盛福祿日隆不報泉多大家或席貴勢患苦閭里公嚴繩其僕而雅責其主皆媿之而不敢怨始至郡之先達有田訟聞公語自慊焚其契不復爭曹公從龍貽書寓里曰此人視宰執如小兒宜謹避之傅公伯成方退居公每詣之必移日虛心問政受其規戒傅公亦以世道期之除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江西安撫前政積寬稍矯以嚴尤留意軍政嘗謂夷狄外患盜賊內憂皆不可忽遂條五

事可爲十一郡長久之利一令屬城各倣豫章於禁軍內團結其強壯者別爲營且乞推行之於八路二抽江州水軍人船十之三分屯興國之富池等處抽鄂州水軍十之三屯武昌縣三繕豫章城四總管鈐轄關於統制中選差州鈐將副則取諸統領以下之知兵者五通廣鹽於贛南安以弭汀贛鹽子之害厲藁未上以吳夫人憂去官明年蕲黃失守陞武昌縣爲壽昌軍其後盜起南安延蔓三道竭國力討之數載始平人乃伏公先見公嘗言所歷諸鎮惟江西惠利未有大及吾民若有遺恨蓋開府僅數月云公性篤孝吳夫人嘗疾病公析

天而愈醮謝之詞有曰願損臣筭以延母齡爐熏之燻
未銷囊藥之功已應其除泉守止告詞以祭忠惠公襄
便親爲比公至郡刻蔡公上壽儀于石歲時率家人奉
觴爲壽如其儀州民有母年百者爲立壽母坊及執喪
毀瘠柴立侍妾盡遣去給事左右惟老兵蒼頭飲量舊
無筭自此終身飲不過濡口服闕除寶謨閣待制知潭
州湖南安撫使再辭不允辭次對又不允赴鎮詔賜金
帶以廉仁公勤四事勸其餘以周元公胡文定公父子
朱張二先生學術源流勉其士長沙自南渡初民自醞
酒而稅於官其法簡便至劉公珙討郴寇增親兵始量
從官賣稍分醞戶之利辛帥弃疾劄飛虎一軍博求利
源奏改爲推酤給事中芮公輝持不可而優至趙帥善
恭又權焉曹公彥約修復舊法至安樞密丙又權焉公
奏自彥約行稅法每歲淨息率木下八萬餘緡視昔之
推無大相過而不和糴不抑配不搜捕薪水之費官吏
之給皆十去其七而一定之息踵門而至何憚不爲詔
可其奏潭人歡呼舊例秋苗斛面外有所謂捧撮米者
日增月益前帥定增爲一斗既增而捧撮如故每三撮
取七升公併革去之朝廷歲降度牒和糴州配之縣縣
配之民率三四戶受一牒昂其價以市米每斛比市直

僅四之三公乞免降度牒不許則遣人貨於都城而自
任其折閱所糴纔十一會米貴遽止以它米補其數明
年奏請罷糴歲春夏郡民歟食竭公家之力振贍既而
曰此淺惠耳郡有折糶錢本正苗也後折錢佐郡用闕
米則輸本色合正耗五萬餘石公別貯之名惠民倉歲
歲出糶倣張公詠成都之法什伍其民以相保受有麗
於罪毀券住糴保受同之因養寓教魏公了翁記焉又
以撙節錢易穀于總所得八萬石益以它穀為九萬五
千石散于十二縣置社倉百所其歛散息耗之法一依
朱文公所立條約且上其事朝廷皆從之者為令又創

慈幼倉立兩義阡教諸軍習射月再按試前帥以官錢
付親兵回易又撥東西兩莊令軍中自佃公捐其租息
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若娶者給散有差定王
臺據一郡最高處向時元夕帥漕張飲其上諸營家揭
一燈竿杪燦若萬星數夕乃止公榜罷之置贍軍典庫知
壽昌軍朱橐建請飛虎軍求戍壽昌且欲併致其家口
公力爭之朝廷不能奪江華縣賊蘇師軍去州十里殺
人巢穴接賀州公檄廣西共討平之武岡守司馬遵不
得軍情卒蔣宗等倡亂公劾去遵使僉判葉莫攝郡事
授以方略亂卒伏誅今上登極召赴行在未至除中書

舍人兼侍讀改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修國史實錄
院修撰辭免不允以寶慶初元正旦發長沙過家乞郡
不允給告一月六月辛丑入對上迎勞曰久聞卿名公
奏三劄一修子道正家道立君道略曰三綱五常者扶
持宇宙之棟榦莫安民生之柱石人而無此冠裳而禽
犢矣國而無此中夏而裔夷矣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
興唐廢三綱而羯胡之難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
名臣或以爲家法最善或以爲大綱甚正陛下初膺大
寶不幸處天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嘗
川之變非濟邸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討捕之謀情
狀灼然本末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奉邸舍罪
恤孤故事斟酌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然興滅繼絕
在陛下耳上曰朝廷待濟王可謂至矣公奏陛下友愛
之心可謂無所不至但謂此事處置善盡臣未敢仰承聖
訓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大抵人主當以
二帝三王爲師秦漢以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爲
法上曰亦是一時倉猝公奏此已往之咎臣所以言者
欲陛下益進學修德以掩前失二乞收人心略曰太平
興國中秦邸事作太子太師王溥等議于朝堂者七十
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不可輕也康定慶曆簡

求曲師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以夷簡至志離焉進以
重任不可輒也往者雲川之獄未聞有參聽于地棘之
下者又如淮蜀一閩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
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此收人心之一事也賞
罰適平則人莫得而議今有功罪同而賞罰異者朝廷
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可
使一毫私意介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當乾淨間
有位于朝以饋遺及門爲恥受任于外以苞苴入都爲
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恠果欲息天下之謗莫若反其
物罪其人則心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事也治世氣象

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曩者以訛言之籍籍有譏呵之
令焉譏呵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僇焉都城之民
搖手相戒宜解密網達下情此收人心之四事也三言
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富於經術雖
嘗以耆艾褒傳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
趙蕃劉宰然前之三臣止加異數未聞聘召至於亮直
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記錄願處伯成簡於內祠置
中行於經幄擢宓僑於言地又奏華髮舊德之臣不獨
人主賴其益朝列新進之士亦有所矜式伯成簡皆年
逾八十縱使召之不至必能因囊封進忠言又奏長人

之官拊字不聞叨憤日甚上曰如何無一廉者又問何以革之公奏此在朝廷用舍黜陟之閒示人以意上又問卿曾見有何廉吏以表守趙箴夫對御筆擢箴夫直秘閣與監司差遣公手劄謝上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孺帥閩皆有廉声臣一時不記悉數以對之廣加咨訪始公在道猶未聞濟邸之訃以書達時相謂必有寡聞淺見之人托納忠除患之說以誤朝廷者不可不致察時相既惡聞其言至范村使左史楊邁來見問所欲言又遣所親諭以勿及甲申之事公但唯唯洎入國門都人聚觀皆以手加額益見忌矣辭內制者四從之上移御清燕公因進讀奏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也仰瞻楹栴俯視堦墀當若二祖曾臨其上又言陛下前所居處密迩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奉也今宮閣之儀浸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上曰當寬於微芒公奏性學惟敬可存養此心惟親近君子可維持此心蓋理欲相為消長篤志于學則聖賢雖遠常若與之從容游處天下之樂何以過此上曰朕在宮中無它嗜好止是觀書又奏古者終喪不處于內宜防微謹獨見先帝於羹墻向者日侍慈明今其見有時宜益隆孝養又奏先帝視朝常在卯辰之間臣侍螭陛二年實

所親見陛下視朝差晚上臣嘉納讀寶訓陸親門至涪
陵公廷美卒具陳其所以然因奏太宗於秦王矜憐憫
惻曲盡其至陛下所當法又誦太宗聖訓曰同氣之親
不忍致於法又曰以廷美之惡豈當如此但骨肉之情
有所不忍觀此則親親之恩不可以有罪廢上頌之寧
考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公爭于朝曰自漢文短喪至我
阜陵獨出宸斷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三代以
下蓋未之有借當時輔臣禮官不能併定臣下執喪之
禮此千載無窮之憾也迨紹熙甲寅阜陵上賓從臣羅
點等建議乞令羣臣於易月之後朝會治事權用公服

黑帶朔望時節朝臨奉慰皆衰服行事大祥始除有詔
從之侂冑務反慶元初政光宗之喪復以小祥從吉以
會要諸書考之羣臣禫除從吉舊制也後易以升祔紹
興易以小祥甲寅易以大祥二百餘年之間其制四變
皆由近而之遠非自遠而之近也侂冑變甲寅之制其
自遠而之近自厚而之薄可乎哉先帝臨御三十年恩
同天地臣子號慟泣血未足洩哀帶不以金鞵不以紅
佩不以魚鞍鞵不以文綉此於羣臣何所損朝儀何所
妨即詔行在職事官候大祥從吉諸路依已降行公既
屢進鯁言上虛心開納時相以其負人望有主眷屢誘

怵以禍福使附己公不爲動乃與其黨謀逐公給舍王
既盛章繳駁濟邸贈典且請追議其罪公始杜明求去
殿中侍御史莫澤疏語稍見侵公自請劄責章三上不
允竟以澤疏除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辭不允以諫
議大夫朱端常疏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疏降三
官先是右正言李知孝論公首唱邪說以其章鏐榜播
告天下迨成大請加竄責上曰仲尼不爲己甚時相雖
怒不測公竟獲里居上保全之也初從臣淮魏公了翁
庶僚惟縻功咨夔胡評事夢昱與公議論略同時相折
簡言路曰禮侍強辯不已洪魏和之胡尤無狀故論列

交上胡貶象臺公與洪公皆逐而魏公亦有靖州之行
矣公歸修西山讀書記以六經語孟之言爲主荀揚諸
子附焉諸老先生之言爲解經而發者附本章之注甲
記曰性命道德之理學問知行之要凡二十有七卷乙
記曰人君爲治之本人臣輔治之法凡二十有二卷丙
記曰經邦立國之制臨政治人之方其書惟兵政一門
先成一記曰出處語默之道辭受取舍之宜凡一卷公
自退居究心此書博覽精思手抄日數千言叢藁如山
嘗謂門人曰人君爲治一門告君之書也以范唐鑑爲
法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又曰它日得達乙覽死無恨矣

又曰吾兵政一門古無此書天下方多事所以汲汲經營成之又取周程以來諸老先生之文摛其關於大體切於日用彙次成編名諸老先生集略凡七十有八卷又以後世文辭多變欲學者識其源流之正集錄春秋內外傳止唐元和長慶之文以明義理切世用爲主否則辭雖工亦不錄其自有四曰辭命曰議論曰叙事曰詩賦名文章正宗凡二十餘卷盜起汀邵勢蔓延數郡公雖閑居爲倉漕二使者言陳倉部韓有文武才必辦此賊二使者言于朝其後蕩平閩寇本公謀起陳公之力也紹定辛卯慶壽恩復寶謨閣待制玉隆祠明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泉州再辭不允迎者塞洛陽橋深村百歲之老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公晚士民曰太守去此十四五年雖泉山一草一木亦時入思再叨郡寄衰病本不能出念泉人相愛之深亟勉此來欲爲此邦興利除害復還樂土之舊而已謂官僚曰某前帥長沙嘗以廉仁公勤勉同官今所當勉無出於此令屬邑各以崇風教清獄犴平賦稅禁苛擾四條揭之坐右海寇犯境遣左翼軍將官員旺破走之先是諸邑二稅或預借至六七年永春德化二邑又燬於寇公入境首禁預借諸邑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赤立不可爲或咎寬恤

太驟公謂民困如此拯之當如解倒懸吾寧以一身代其苦不以此爲悔也僚屬又鮮能任事無細大必躬親之每據案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晉養精神以當大任公謂郡計凋弊無力惠此民僅有政平訟理二事可勉苟有不加意即爲不治之州矣建炎初置兩外宗正司宗子僅三百餘人令漕司與本州均任其責朝廷歲給祠牒五十助焉乾道又益三十焉後屬籍日增漕司止按舊額餘不復問祠牒亦不復給紹定末宗子至二千三百餘人每歲錢米本州自備十四萬餘緡而一司官屬與宗學養士尚不與焉公奏郡不可爲矣雖有材健之守智力無所施不過預借重催或抑都保代輸或估籍無罪泉民惟悴爲日已久惟朝廷哀憐詔歲給祠牒六十會故相死上始親政除顯謨閣待制知福州福建安撫使明日詔歲賜泉州祠牒增四十焉七官宗子爲佛事以祝聖壽公喜曰溫陵庶幾可爲矣以端平初元正月赴鎮戒屬部無濫刑橫斂無徇私贖貨每通關節任胥吏州倉受輸斛取糜費錢三百公減去六之五罷市令司毋得以官價市物革閩縣里正督賦之害建福興泉四郡貴糴乞回糴百萬石米十五萬碩賑糴不俟報先發福州常平米均糴下三州劔州常平米糴建

州民未及飢食已沛然及上可其奏運吳粟補之海偷
比歲從橫島嶼之民凜不自保公預於險要增兵船給
糧械勦隅總厥後黠首相踵禽殄襄關方與韃將攻滅
蔡城遣吏奉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
之議公憂之封上曰自有載籍以來與夷狄共事者未
嘗無禍而况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
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効未期根本之憂立見臣
之所甚懼也新元以來進退用捨多叶物情正涂方開
善類吐氣儻能持以堅忍守以兢畏姦聲亂色不汨清
明倖臣懿戚不竊威福廟堂常公而無私臺諫有直而
無枉則慶曆元祐之治指日可致若乃釋樂成之業而
冀難必之功聽可喜之言而忘立至之患此又臣之所
甚惜也願陛下審之重之毋使臣竊知言之名四月除
權戶部尚書與廟堂書曰比者一二言事官之除識者
以爲四十年來所未有然正直之士不無矯拂矯拂太
甚人情將有所不堪乘不堪之情以激其不平之忿則
剛勁不如軟熟違忤不如承順其意將有時而移矣可
不懼哉昔趙中令有顛權之毀韓忠獻有跋扈之効
潞公有交結之謗三相勳德巍然曾不以是而少損若
蔡若秦柄國之時則無此矣今天下孰不知丞相用心

其何訾議之有萬一草茅山野語言之發或失揀擇適所以增光德美又何傷焉時諸賢已盡收召公尚留外服上見羣臣屢問公安否而廟堂寄聲尤密公謝曰前帥半年而去郡計已費支吾若其又忽忽而去此州益瘡痍矣士大夫行志奚分中外願假歲月俾得展盡力辭不允丞相復書曰聞公素發弘誓濟物願亟就道以副中外之望六月發三山邦人競為綵旗以送自譙門至舟次彌望數里不絕公歷一節四麾治以教化為先關貢闈增學舍江東祠范忠宣公長沙新賈傳廟晉譙王祠溫陵祠朱文公及林公攢蘇公緘于學而紉其不當祠者三山迎聘者儒月臨講席所至必搜訪人物天下士鮮不及門其所薦拔後為名公卿者不可勝數再辭新命不允九月己酉入對上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時襄閩代去江淮出師取三京王師果潰于洛陽退守泗州公奏三劄一言今中原無主政是上天鑒觀四方為民擇主之時若能修德格天天必命陛下為中原之主不然則天命將歸之它人臣向為先帝陳祈天永命之戒其說出於召公然反覆召誥一篇綱目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曰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游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此皆是害敬其可

不戒此祈天永命之一也天之視聽因民視聽民心之
向背即天心之向背權臣之末貨賂公行誅求既廣民
不堪命大盜相挺而起賴陛下布端平之詔一洗而新
之然窒賄道而賄進者尚存懲賦吏而賦多者漏網江
淮軍興調度騷然宜戒郡邑掎刻停邊閭科調此祈天
永命之二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天厭
夷德久矣陛下儻能敬德以遷續休命中原終為吾有
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二言
進取有二難用兵莫急於人材今舉世所屬曾不數人
一難也臣嘉定中嘗乞經理兩淮墾田積穀而權臣視
以迂闊塞下之備枵然一旦舉兵乃漕浙米由江入淮
汴既久湮又須陸運勞費甚於登天二難也夫此二難
皆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然承三十年之弊
欲整治之非十年不能此正諸葛亮閉閣息民之時也
願以收歛葦實為主又言今日事勢猶以和扁繼庸暨
作壞之後一藥之誤代為庸醫受責矣兢業戒謹尤當
百倍二言戰守之論不同同於為國元祐中廩廩向治
惟羣賢自相矛盾小人得以乘之願平心商榷以前事
為戒每奏上輒稱善公言士大夫狃于舊習上曰往往
革面而未革心公乞選監司郡守上曰聞卿所至視民

如子公巽謝又言恢復名義甚正但故相不曾做得工夫上曰昨讀卿所上封事可見忠誠別疏進大學衍義曰近世大儒朱熹所為章句或開備矣臣不佞思所以羽翼是書首之以帝王為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治莫不自身心始也次之以帝王為學之本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學亦莫不自身心始也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人情者致知格物之要也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以謹言動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每條之中首之以聖賢之典訓次之以古今之事迹諸儒有發明之論者錄之臣愚一得之見亦竊附焉輒因召對以獻因奏權臣之時欺罔成習講筵官亦然臣記一日講官講易輒為姦言臣深不平欲關之又恐紛爭傷事體退而自然若使程頤未熹當此必與之辯上愕然公奏陛下須做致知格物工夫於天下義理無不通曉則姦罔之言自不敢進臣於是時便欲纂集此書上裨聖學緣去國不果閑居八年方克成書上喜甚曰此書便可進入衍義即乙記中人君為治一門以唐鑑為法者上又問福建鹽法公奏此致寇之本也福鹽溯流至劔邵又自

邵邈流至汀既雜且貴所以汀人每私販廣鹽以其自
潮梅來者頗近且潔白而廉故也販者千百為羣皆挾
兵械官不能禁名曰鹽子實與盜無異臣叨聞帥深欲
更張緣事屬漕司方與漕臣袁甫商推而臣與甫皆召
還遂不及為公自三山過家醮于仙遊山青詞云既不
敢矯激而近名亦不敢低徊而徇利惟厚集精誠庶幾
於感悟而密陳忠益冀見之施行奏篇既出或疑其激
烈不及前時公笑曰吾老矣豈更効後生求聲名直須
純意國事期於有濟耳然至於啓沃經惟彌縫廟論則
外廷固有不及知者乙卯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
再辭不允輒人遣王懋來通問公言不可恃此緩於修
備十月乙亥進讀大學章句從公請也上曰自此望卿
啓迪母或有隱又問輒使來聞外議頗紛紛公奏兵交
使在其間今或欲卻絕或欲拘留皆不可行但當以禮
遣之萬一露遂和之意却不可信已卯進讀知至而後
意誠章公奏非待知至方誠其意大學必以知為首者
須了然見天下之理此為善此為惡此為正此為邪則
私意邪念自不敢發願陛下自今對儒臣論經史與大
臣議政事若省閱章奏之際聖意有所未安不妨反覆
論難考究須見得義理分曉可否則利害明白方是格物

方能致知上大悅曰卿所進術義便就今日進讀公念
進本已入禁中而經筵無別本即以未辦爲對俄有內
侍捧進本第一第二帙而前上曰已在此矣公再拜謝
時以比司馬公自讀通鑑云既展卷讀畢上問精價日
低皆是監司郡守不留意公奏物少則貴多則賤少減
印造可也恐有以嚴刑峻法爲言者切不可用上欣然
聽納王檄言其國欲和公謂和之一字易於溺人遠則
宣和近則金虜皆殺鑿也檄離穹廬已久所得鞞酋之
語在吾國未進兵之前我旣進兵在彼豈復更守前說
自古未有受人之兵而不報者檄與劉溥鄒伸之諸人
之語不無湮合惟其間有云韃相移刺楚材曾上平南
之策與王檄議不合又云李寔獻策韃酋勸其先謀犯
蜀順流下窺江南凡此却似實語願朝廷於其語之涉
虛者勿遽輕信於其語之近實者深念而亟圖之時邊
臣尚欲深入公言是以前日之敗爲未足而又求敗也
又欲羈縻泗宿連海壽亳蔡息唐鄧諸郡公言新復之
疆如的然可守尚恐虜由他道擣吾腹心雖能塊守數
城無裨於敗况未必可守乎又言淮而退師喪失最多
蒙蔽不言宜早覈實填補甲申進讀明德新民二條因
及顛誤二字古注謂常自在之朱熹深取其說陛下若

知天無時不鑒觀人君雖欲一事不敬一念之邪自不可得又言陛下初懲臧吏戒苞苴一時悚動未幾又復玩弛未能作新士大夫何以新民韃使久留公進吳越故事以諷略曰言辭之甘藏鋒刃於節蚤也禮貌之卑設機穽於康莊也歛兵遠去鷲鳥將擊之形也委地不爭芳餌致魚之術也上曰此說極是十一月癸卯進讀格物致知章言前日輕舉止見得理之一偏此物未格知未至之故也今若一向退沮自安又墮一偏須知前日不合輕敵今亦不可思敵論誠意章引詩人稱文王之德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漢成帝臨朝若神其在宮中則湛于酒色委政外家惟陛下法文王而鑒成帝焉辛亥進讀念憶章引朱氏語上曰如此須如槁木死灰可也公曰不然聖人不能無喜怒哀樂但要因事而發不可先有此橫在胸中若都無此四者則此心遂為無用之物釋老之學也論衛莊公唐明皇事曰莊公誅賢能而昵嬖人明皇遠正后而昵艷妃卒召禍亂願以二君為鑒上亦無忤色癸丑進讀脩身在正其心章曰前玉音有槁木死灰之明自退思之心當如明鏡止水不當如槁木死灰鑑明水止其體雖靜可以鑒物是靜中涵動體中藏用人心之妙正如此若槁木不可生死灰

不可然是乃無用之物矣心者所以具眾理應萬事委
之無用可乎論繼絕世公條陳古今其意未引漢宣帝
封昌邑王賀詔曰骨肉之恩折而不殊言雖有斷折而
無可絕之道臣恐同姓近親豈無絕世而不祀者惟陛
下訪問爲置後焉己未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壬戌進
讀因言兵興之後三陲戍守方嚴當此大冬隆烈之時
窮閭委巷有飢凍肌膚之慘極邊絕塞有風沙眯目之
悲願擇良吏督將以拊綏之癸亥以己見求對言韃人
讎我之深其思報也必力舉兵愈緩則其爲計愈工我
方創艾前事幸其真有愛我之情豈不誤哉頌自強以
立國毋自沮以畏敵又言王檄挾金使例毋自隨小使
敢爾他日使介果至何以待之又聞檄求金翠以媚其
妻妾若從所請何異故相以侈服遺逆全之妻而異其
不叛也上笑曰此舉極未是又奏乞用藝祖孝宗閱武
故事以作士氣及遊東朝士通明詳練者數人分治邊
事凡三邊山川險要將帥能否士卒眾寡糧儲虛實各
令討論廟堂擇而行焉因言先朝內帑專佐軍費近臺
臣李鳴復郎官鄭寅各論此事乞行其言置局考覈爲
犒師之備十一月丁丑進讀畢乞御宸翰諭邊臣飭備
因言神宗留意邊事夜御燈火作書賜邊臣上曰高宗

孝宗亦如此公奏孝宗於民事亦然臣歷數郡皆有孝宗親筆石刻或問麥禾或問曾無雨雪或問街市有無遺棄嬰兒孝宗一念止在生靈故勤勤訪問陛下以爲法辛卯進讀大學末章引董仲舒之言曰皇皇求仁義大夫之意也皇皇求財利庶人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君子之事也負檐小人之事也居君子之位而爲小人之行故相彌遠是也位冠百司而鬻賣朝廷之官爵貴極人臣而攘奪平民之貲產貪風扇於上汙俗成於下舉世之人皆趨於利平居則欺君以自售張禹孔光之於漢是也有難則賣國以自全華歆陳羣之附魏張文蔚楊涉輩之從梁是也甚者不奪不饜如莽操之所爲故大學於末章明義利之分孟子於首篇嚴義利之辨惟明主在上亟思有以返之又奏已見論致壽之道五一無逸則壽二親賢則壽三以孝奉先則壽四有德則壽末言仙經萬卷不如誦無逸之一篇道家千言豈如玩靜壽之兩語時近天基節故公有此疏二年元日太史占風有兵起之兆公言襄黃昇楊制閩蠻隙浸萌此大可慮宜勉以廉藺李郭之事又言河北州郡非北兵北將不可守宜抽回南兵厥後邳徐諸郡失守唐鄧亦繼叛卒如公言丙辰進讀奏已見言風起

乾位月犯太白皆為兵象王嘉有言應天以實不以文夫無不敬思無邪陛下筆之宥坐者也若敬焉而有以害之正焉而有以刈之雖玉音時發於口金書日接於目非實也用入聽言陛下嘗詔之百辟者也若禮之而所緼不及究容之而所陳不盡飾蚺夔龍之武日接於庭鳳凰之鳴日聞于耳非實也惟陛下本之心脩之身推之於事無一非實而去其所謂文具觀美者又乞命兩制近臣或兩省都司官二三人看詳端平以來奏議撥其要語各從其類凡關於君德帝學者進入宗中閑於朝政邊防者送三省各院繼今臣下章奏悉用此法

陛下與大臣擇焉上嘉獎又曰近觀卿所上致壽劄子可見愛君與張九齡同意又曰士大夫少任責者公曰亦是不曾分委之以事又問有稱職者否奏曰詞臣中惟臣表退如趙汝談洪咨夔吳泳皆稱職又臺諫亦多稱職上曰卿真心體國朕所嘉歎又曰煩卿典領文闈新宿弊收實才公笑謝又曰科舉之弊極矣如傳義拔書不可不革又曰致君澤民卿之素志俟典舉畢當大用卿欲退上留者三既歸得旨宣諭卿所論張九齡事甚契朕心今以御書九齡進金鏡事一軸賜卿公奉表謝已未差知禮部貢舉公先有劄子論文弊乞專以醇

正質直取士其涉諛恠者黜之是歲場屋始嚴空疎不
學者多望風而去挾書絕少公旦起必焚香禱天願得
忠良平實之士豪傑俊異之材考校必合論策以觀器
識其間有風切時賢者公批其卷云諸賢當為法受素
向時知舉皆先立已見定高下去取惟公使參詳點檢
各自伸其見然後徐徐蔽以議論之公所取多老成實
學困於名場者拆號同洪侍郎次夔王殿院遂奏事乞
於科舉之外訪求遺逸三月戊戌感疾謁告乙巳除參
知政事同提舉編修勅令經武要略再辭免不允詔云
漢御史大夫吉當封病上憂之夏侯勝謂必瘠果然後

列之十

廿一

遂至相朕之賢卿甚於宣帝之德吉也卿其親鑿藥自
厚且先即舍拜命少間可就車朕遣黃門召見卿矣乞
祠御筆再給一月己丑三乙祠辛卯除資政殿學士提
舉萬壽觀兼侍讀辭不允五月甲午疾亟乞謝事自中
大夫轉一官守資政殿學士致仕是夕薨年五十八公
氣體素強然平日勤勞不能自逸非窮理著書即憂念
世事晚守泉福劬悴滋甚觸暑趨召道中刊修衍義雖
閉戶服藥舉筆流汗不以為疲禮闈考閱數覺頭旋枕
不經意出院賓客雲集新進士來謁人人與為禮得疾
之日猶對客至暮二鼓後風眩忽作病中猶夢與鄭左

司更論措幣既而小愈延講官徐君清更至卧內令於
上前求去上固留之且屢對大臣講讀官問公疾今何
如憂見玉色丞相數遣人諭上旨公感上眷遇故不敢
決去每指心言曰天知此心無一點富貴之念屬疾兩
月日常冠帶起坐易簪猶神爽不亂遺表聞贈銀青光
祿大夫上震悼輟朝士大夫無親疎遠近莫不相吊都
人往往失聲痛惜如元祐之喪涑水公也喪歸八月壬
寅葬于縣南十五里珠林配建安郡夫人楊氏太中大
夫圭之女公方壯角太中公奇其風骨許以夫人歸焉
翁壻恩義甚篤後同擢第夫人尤賢先公二十四年卒

子志道承事郎新監南劍州稅務孫某公內行早至於
倫紀最隆奏薦先弟後子弟德林猶子似道獲道皆公
所任也自豫章歸未有居室先築精舍以奉先塋作睦
亭自記之曰凡人所為薄於宗族者以其不知所出之
本一也誠知其所出之本一則雖由衰焉而功由功焉
而總由總焉而至於無服之親譬之巨木百圍枝葉雖
踈而根幹則一豈容以異觀哉事廢姊孀孤甥里中老
病之絕待公舉慶者常數十人律已清古雖貴無餘貲
自長沙歸始有粵山新居又越數年聽邸乃具學易齋
共極堂俱卑朴無華飾負郭薄產皆出玉堂捧賜後出

潘入從無所增益常以廉儉誨子作楮衾銘焉公少以
文詞獨行中朝所草大詔令溫厚爾雅尤為樓公鑰賞
重立螭以後言議出輒動閔世道諫書傳四夷名節暴
當世三十年間天下莫不以爲社稷之蓋臣道德之宿
老故於其爲學士也惟恐其不秉政旣得政惟恐其不
久于位皆曰道之將行斯世之欲平治矣而天遽奪之
烏虜悲夫公博極羣書而積勤不已望臨一代而執謙
愈甚聞人之善忻悅獎譽自以爲不及也聞人不善輒
蹙嘆息猶冀其能改也故君子宗之小人亦信伏焉常
以窮理致用四字勉學者有新第者請益公曰讀好書
做好人而已每謂其徒曰一生短千載長不欠名位止
欠德業公之學本於誠敬因孟子夜氣之作而知曰晝
所爲其本在夜故操存之功於夜尤嚴必齋必肅如臨
君師作夜氣箴焉中年猶謂戒謹恐懼之意多而優游
泮奐之意少乙酉退閑探道專一始覺清通和樂八牕
玲瓏嘗曰天壤之間橫陳錯布無非至理雖有道者不
待窺牖而燦然畢睹然自學者言豆之則見山而恬靜壽
觀水而知有本風雨霜露接乎吾前則天道至教亦昭
昭焉可睹也晚集聖賢之語爲心而發者曰心經作贊
焉略曰意必之萌雲捲席徹子諒之生春嘘物由蓋公

之所造至是深遠矣其記矩堂之言曰始吾患錄於已者之不忠也故立朝不敢不以父事君君患畏人者之不仁也故居官不敢不以子視吾民嘗以掾屬事臺府矣其情不吾察吾患焉故爲長吏必思所以通下情嘗以監司臨所部矣其令不吾行吾病焉故雖帥一道而於使者之命未嘗勿私居而撓公府吾嘗不平之故於其所寓不敢以毫髮干焉大家而侵細民吾嘗不直之故於鄉黨鄰里雖無以厚之而亦不敢傷之也公之直內以方外如此自出身事主忠國愛民纏綿固結不以進退易慮每謂近代名卿如了翁梁溪皆以得喪榮辱爲虛幻而以濟時及物爲真實自泉而福則恨不得盡力以謝泉人自福造朝又恨未有以及一路天子將舉國以聽之矣而公則曰諫行言聽雖爲從臣可也忘身徇國終始如一非至誠而能若是乎公生後於朱文公而自謂受先生罔極之賜資深守固異說不能入晚歲論文尤尚義理本教化於古今之作視其格言名論多者取焉若徒華藻而於義無所當者不錄也所著書外有西山甲集若干卷對越集若干卷翰林詞草二卷其政事則有江東採荒錄若干卷清源雜志若干卷星沙雜志若干卷公既薨上思之不置御筆令有司議謚以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後村居士集/[宋]劉克莊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10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528-6

I. 後… II. 劉… III. ①古典詩歌—作品集—中國—宋代②宋詞—選集 IV.I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4)第071865號

ISBN 7-5013-2528-6



9 787501 325283 >

書名 後村居士集(全十冊)
著者 [宋]劉克莊 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istf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二二八·二五

版次 二〇〇四年十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528-6 / K·877
定價 七三·一〇圓

